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陶學士集卷十五

明 陶安 撰

引

送楊廷玉引

于湖昔有賢令楊姓長沙人善理政副慶遠安撫使地當嶺南要害蠻夷土俗怒則戰爭遂撫循其民夫以楊侯才德僅官小邑遐徼其子辟師曹而早世天之報施若不得其平也予既歎楊侯之賢憫其子之不顯而思

識其孫今廷玉之來也吾安能不恍乎嘗受業於梅溪李氏李以博學望湖南故其成立也異才德不墜其世守宛然令器也天之報施不速於近而悠於遠將以昌楊侯之父子者昌其孫昌嘗不得其平哉廷玉留于湖訪前人故跡道經當塗泝長江南歸荆湘予友徐仲善集詩餞別告予曰廷玉歸省母將膺席入官子宜有以榮其行予惟省親孝先於愛也膺仕孝移於忠也一舉而二善存是為引

送曹秀才引

溧水之境據太湖之隅城郭介山阜間金陵當其北姑孰限其西非冠蓋往來之衝産兹土者雖讀書抱藝能亦隱而弗彰苟厭其邑鬱不北之金陵則西之姑孰焉金陵憲臺所莅溧之求仕進而往者為多若問學則從游於姑孰前後至者踵相躡也溧人曹子實儒族也嘗侍其祖官浙東歸未幾而至姑孰姑孰文獻舊邦多賢士寓公子實翺翔乎其間觀感日深請益日不倦仁義

道德之言譪乎其日聞詞章記覽日每有增暇則日從賔客游觴詠咲談文義日益盛故皆樂與其進焉嗟夫世俗急仕進緩於求學舍已為人本末失宜可憫也孔子曰學也禄在其中矣因其歸書以遺之尚克底於成哉

送申振之引

大名申振之由憲司典牘為獄曹於姑孰人謂振之通才憲司要途獄曹細職舍所宜處俯從乎細惡足以盡

其才乎是不然蕢九仞之山必始於下航萬里之海必
始於近國家恤刑麗禁典者視以寬厚廩焉是給醫焉
是療此獄職所由設也姑孰訟簡狴犴蕭然振之餘暇
必思法何為而可行刑何為而可惜善何為而可勸惡
何為而可懲縲絏何為而非其罪桎梏何為而非正命
與夫革心禁暴之方資其用於他日者要亦求之於素
也積其歲月升吏溧水州由州又升憲司不難則所謂
蕢山而航海者實此乎始孰謂不足以盡其才也哉

送谷美之引

甚矣才之難得也所貴乎才者能適用於時耳今封疆千里郡府統治事若蠭午吏曹持案牘研律法以佐其官責不重乎金陵谷美之生長富族輕財好施予慕者多客其門由是家資無贏餘當道薦為姑孰郡史明於政體陳說可否當理弗苟乃適用之才也予因其事而驗之蓋不以富累其心者則亦不累乎貧也美之前時未嘗驕侈自盈及為吏而貧又豈窘戚不能自安乎哉

積而能散其不貪也審矣求盡是道在儒者猶不多見乃於美之見之今調唐信囊槖蕭然是行也不變平日所守遇事有方雖處繁劇亦優為矣於乎尚慎厥終久大斯可期也

送劉生引

莫難耕於磽确力倍則可以有秋莫難濟於湍激力協則可以挽舟君子務學不計材質之敏鈍力之篤而不畏其難則可以趨於成也聖門傳道唯參也魯而有得

才辯明穎者弗與豈其材質不敏哉學有力不力焉爾東平劉生從予學未久而去請一言為别嗚呼材質天所賦也學力已所致也梏於其質視學為難豈予所望於生者彼磽确之可耕湍激之可濟亦在人力為而已矣狃於安而憚其勞者怠也甘於退而沮其進者畫也無是二者力篤于學使義理充溢於中光華宣暢於外庶幾其有成也子師也故規之以辭爾其聽省毋忽哉

送李國用引

學校之政必先於教養教養之具必資於金穀直學司金穀出納苟用當其才分守而公處學政可期於修矣士夫之論重教養而賤金穀朝省之制由直學而陞教官位無崇卑以盡職為賢爾孔子大聖委吏猶屑為料量平會計當司出納於孔門者此其標準也天門書院稱最東南李國用直學於茲學田在浙西豪佃租賦不供悉懲其逋廩有餘粟帑有餘財脩廣廟學非用當其才而盡其職者歟予覩國用猶利器之解盤錯今將陞

教官乘時而出君子之道毋久隱於澄瀾幽竹之居也

送馬師魯引

朝廷以吏術治天下中土之才積功簿書有致位宰執者時人翕然尚吏雖門第之高華儒流之英雅皆樂趍焉馬氏在南陽世有爵秩官行省者師魯曾祖也總管其大父也兄師孟昔尹當塗師魯偕至時兵部尚書清卿以貴戚出監姑孰一見師魯亟加愛重命為郡史令遷廣信請文識别余觀由儒入吏者歴四考始登於選

部此為吏之常調也有一掇陞清要可立取緋紫唯中土之才躋是者十八九師魯就吏有以也夫夫信劇郡也勗哉斯行㢊隅以砥其節恪慎以勤其職豈無如尚書知己者拔而陞諸清要乎將見膴仕光於家世矣予嘗交其昆弟有斯文之雅故為引

送田克讓引

從事於吏而不為吏之常習者鮮矣甚矣人心之無恒也能不隨物而變如克讓者可尚也哉田氏為洛陽舊

家友直楊侯獨愛克讓以子妻之需次姑孰郡曹僑寓陋巷居室屢空當是時也克讓不戚戚以憂及職簿書監守幕官咸加器重當是時也克讓不躍躍以喜有不為吏之常習矣今調究陵乃憲司所蒞尤宜謹畏余友李𤓰之亦在幕下為我祝曰孝廉可以榮其親也名節可以全其身也奮如是則遠大可致也言既而别

送白生引

河東白氏由金而元衣冠禮樂之傳著美中土族人游

仕於南者余間識之則聞子端才美士也及貳幕姑孰郡府始獲託交巷寓闔扉澹然自守歲時諸弟或來省視最後鴻來鴻字子高其從弟也子端喜其可教遂畱止從余游子端尋以憂去鴻亦去吾固嘉生質可進道生亦非不欲依余竟業勢弗能耳筆硯之伍惜其别也請余請曰白子高及門雖未久然持飭有加勤懇尤至且事師之禮恭衛道之意嚴也先生幸有以貺其行吁吾學不逮辱諸生相長又篤友誼如此可嘉也鴻獨未

久而即然益可嘉也自是而往省身治心言行誠一毋荒怠厥功則衣冠禮樂之傳方新而未艾也其勉哉

送朱從善引

唐虞之德猶天矣不能去刑以底治隆後世民訟日滋入於辜益衆得無善其法以處之乎各郡理刑之職曰推官掌繫囚之職曰司獄推官詰徵釋枉辨察情偽銓司遴能者以任之司獄惟典囹圄不攝它務人獨不樂為為者類貧病寡能近年以來有能推官而無能司獄

必得能獄曹以佐之朱從善者太平獄曹也其為言曰凡麗於縲校在法然也饑渴疾痛與常人同寧不思盡予心哉從善雖業吏間涉書史由國初至今詔令例格纂集成編恪遵繩矩裨其官之不逮焉滿代當吏於理民之司予嗟今之為吏者務先刑罰獨未知德義可以化民心禮樂可以陶民俗也能以是於未然則刑罰不煩矣誠如是無辜者不陷於辜庶其善承理民之寄哉

送梁生引

新安葉宗海稱其友梁廷舉者弱冠嗜學甘若啖蔗平居不好游其父為郡曹廷舉厭習吏事寧委心儒素今將歸願有以教之余雖不識梁生而宗海稱許可知其人矣今世學者或視人出己右輙萌忌疾且遏抑其所長不能損人之善適以自滋其過匪唯學術失正抑其羣居有以相漸而化也今梁生得譽於人宗海不匿其美俱善矣哉雖然余將進生於道謙虛而自處若無果毅而自進若趨夷物我之町畦求聖賢之堂閫勗其成

功可也梁生寓吾邦而不吾知也知之而不吾見何也於其去也并以問焉

送高鵬舉赴新安引

邑於茅山之陰曰句容其境幽奥風氣蘊結土多美産珍草靈木性良於服食石之色理溫粹如玉嘉穀豐饒居人殷殖閒有讀書負藝可表暴於世者軒然動其出遊之思用是高鵬舉就辟太平郡曹曰趨侯府左簿書右法律忠厚之意發於辭色今調新安夫新安大郡也

領州一縣五為理學文物之區然風俗與化推移昔稱剛而喜鬬豈復有焉則可以優游於佳山水間霞林瀑辟清湍胷臆又有金星礦石之硯冰翼凝霜之楮諸茗絶佳皆可助其雅致余然後知句容美産不專在乎物矣青山雪霽振㧍而南余素嘉其性情淳確不為吏習所遷作送高鵬舉赴新安引

送高進道引

儒學正臨行簡言於余曰廣西憲史高進道馳驛白事

行臺道經太平相見於傳舍言論之頃文采粲然今回廣西裾風帽雪莫或寧處子其有以美其行余惟廣訪司禮法從出百僚式焉桂林在嶺表控制百粵為西南會府境壤荒遐風憲勢益崇矣然其民獷戾輕生尚鬭擾有方未嘗不可治也昔人稱其俗比華風今官於斯例升兩級俸資特優間有不良於理者遂獠夷其民孳孳黷貨煽害郡邑故峒猺承釁盜剽無時進道奉行憲典志在澄清則有司必加之意使國家恩威流震海嶠

將無怒則歎之虞矣遂書授行簡貽諸進道哉

送吳生引

番易吳建鎮與余同試場屋余既充貢京師及歸姑孰則建鎮職金穀於郡庠其弟字建用實從之來余見其兄弟友愛敦篤敏焉修學既而建鎮請以其弟受易於余生遂踵門摳趨服勤佔俾問難請益余不專導以科舉之習方將納於高明之域而生以父命親迎歲晚告別而南嗟乎倫理莫始於繼承孝敬莫急於定省生於

是道固知之矣余友伯誠彭君於生為鄉先進生歸接其言動承其輝光深省實踐毋逸欲之遷沉涵義理以成其德庶乎有以慰其兄之心而不負余之訓也

送陶培之引

延祐未設科之先郡縣學校襲前代故常季考不廢但經義務穿鑿詞賦拘聲病其塗既歧其習益陋及大比賓興然後芟掃前弊尊崇正學由是聖經旨趣日月於人心之天矣故季考之制其文藝無異場屋因茲而得

偶鄉闈決科大廷者葢嘗有之余未暇悉數特舉一二曩董伯輿以皇極題中選明經書院庚申居江浙首薦己巳又薦余同年友鄒功父嘗以文捷於樂平今年登進士第季考有葢不誣也陶培之家三湖之陽力學孳孳乃春夏二季郡侯舉堂試主司考第連中第二郡侯率僚佐戾泮林燕贈光華吾宗文物幸有培之成立寧不躍然增喜哉湖雨新霽爽入軒几咀遺膏於殘編吐英詞於新榮愜所造詣詎有涯耶若是則出身科第當

有日矣子將焉辭

送秦君用引

朝廷爵人非一塗入粟拜官未可槩以易視也凡厚德者雖居殷富不蕩焉以肆不泰焉以侈好禮樂善心存乎濟物乃君子操行假之以名器非幸也秦氏故饒於資君用肆儒書謙恭節儉有祖父風吾嘗以為秦積德數世其子孫寧有不顯哉君用果以入粟受蘇溪巡檢蘇溪附寶慶之新化縣其地介長沙零陵間其俗雖叅

百粤其人則貴信而喜直惡欺而弗奢然尚氣恃險不可以威制而可以徳懐苟誘諭撫馴不咈其心雖黠悍可以革面若夫修武備防姦暴輯寧境内是則君用知之矣昔周元公攝守是邦後因卜居至今有濂泉大賢餘烈遺化炳炳具存訪求其跡致髙山景行之思循其道以資於用異時將如張釋之卜式躋於郎選尚可易視之哉

送嚴明卿引

西江儒流嚴明卿客蕪湖累年文學受徒資脯脩以給晨夕其為人也方不專執和不詭同記聞該洽言論援據姑孰郡庠留執簿書周旋堂陛之間奔走籩豆之下儀文偉然太守高侯子明圖新孔廟恢拓基搆明卿克遵約束趍事董工靡憚劬勩俄而禮殿崇隳翼以脩廡塑從祀像高閎輝煥神庖外列先賢有祀悉中矩度高侯致政去仍協力以畢餘役又議復久沒産驗舊籍辨于有司未竟而考滿終歸故額賴其倡謀於前也明卿

雖班下吏實則儒流効勞聖門弗為卑賤涉艱難而無怨尤尤人所難者抑獨不見夫良材乎隱於叢蔚霜鏖雪酷歲月屢經幹益脩操益堅一旦見知工師則登諸棟梁之用安知世無知子者尚其培養深固庸俟所需哉

羅君禮送行引

嚴陵羅君禮為行臺書訟者詞牒期歲而代循常典也行臺統江南十道政令刑罰為時儀準由大夫中丞而

下以至御史掾曹持禮蹈規彬雅清嚴君禮趍蹌其間耳所聆者多嘉謨目所覿者多美行心所養者無非僻之私故於詞牒明以詢其隱公以覈其情使疑者彰寃者釋貪悖者伏辜其能不可泯也臺評嘉賞檄補吏于郡僉以其恪慎恭抑無纖芥吏姦歌詠以侈其行而屬余為引吾聞龍驤萬斛之舟往來江河穩如夷塗一旦浮游鉅海茫無津涯長風疾驅波濤吞天靈怪百出其勢莫測卒能載重涉遠恬然以濟及復入江河則視若

沼沚凞凞無驚危之憂由所歷者大故不難施於小耳君禮既親臺察出至郡署何以異於是然常情於事以大為難處故兢畏而獲安以小為可忽故怠豫而萌變君禮知此道惟善是圖乃克有終哉

陳生送行引

五年前余自京師南歸四方士從游益衆姑孰城東一舍有靈墟山山口著姓曰陳氏遣子良器字君用者來從余游時生未弱冠神清氣完誾誾淵淵有老成風度

自是奮志精搜强記聽余論義文之心演洙泗之旨若有契悟操觚成章蔚可觀釆纔踰歲所進駸駸逼人後余貢京師而生亦以親迎還靈墟每閑暇時思昔從游之士於生尤惓惓及來金陵長明道精舍及門舊友時有來省者生亦不憚勞而至其意亦勤矣居無何請一言而去嗟夫求道必自近始孝友周於家行義昭於鄉彬彬然為君子矣由乎近而致遠使德崇而業茂廣譽之美克符其實庶其遂吾之心哉

魏典史詩引

理民之司縣肎郭為最勞典史位居幕屬裁決簿書政事出入資其始謀禄輕而責重視他職難為也當塗疆域左湖右江為往來之衝郡府控臨纖悉取給於縣小不及意督責立至視他縣難為也於難為之縣居難為之職將恐迎送趍走唯日不足奚文詞之暇務唯優於才者兼而能之也魏德瞻典當塗縣史奬善斥姦處事無壅長貳待以賔禮郡府亦善遇之昔焉難為者為之

無難矣予友蔣茂功出示與德瞻倡和諸詩知其優游文翰陶寫性情超然叢雜喧嚚之表庶為優於才者豈泛常幕屬所可擬倫哉茂功俾予叙其槩且用其韻系詩二章

秋蟾皎碧霄襟抱共清高刀筆精三尺綱維捴六曹紅蓮賓幕麗白髮世途勞簡牘有餘暇溪山付濁醪

老氣薄層霄官卑足養高平生無吏習雅會有吾曹驢背新詩穩牛毛細事勞每探經史味心醉勝芳醪

姚江類鈔畧引

姚江類鈔畧者姑孰陶安氏之文也安字主敬早治科舉業以為不足為遂攻古文既讀韓柳歐曾等集又自史漢左傳泝而求之四代之書粗能成章然根據於性命道德非魯鄒濂洛考亭遺旨不道也不知者輙以文士見稱而有識者則以理學歸之但平昔之作不得已而應酬為性踈慵多不留藳近歲諸生追求散湯之文得序記銘詩雜著彙次成卷題曰辭達類鈔謂能達意

而已每出外方不欲攜以自隨以其文有未善不敢以示人也至正癸巳秋來姚江儒者趙養直求視所為文茫然無以應命從子旻發行李出其私藏纔三十篇散亂不屬因令叙次謄寫就正於有道作姚江類鈔畧

陶學士集卷十五

陶學士集卷十六

明 陶安 撰

記

勗齋記

予友劉彦琬名其讀書之室曰勗齋所以加勉於身心致力乎學也書曰勗哉夫子禮曰勗帥以敬詧師醮子諄諄為勗而況士之力學乎彦琬學優非予敢勗聊誦所聞而告焉夫勗合冒力而成文勉其事冒犯而為之

也堯舜生知無假於勗仲尼生知自述好學以勗人學
知者率勉焉而冒犯其難馴是以往為聖為賢危微精
一禹有待於勗也懋昭勝怠湯武有待於勗也克已主
敬顔冉有待於勗也心自聖矣自賢矣不此之由欲覬
學有成功無之且陰陽流行理賦諸物祕全體於寸心
何其微也顯妙用於萬事何其賾也學之者茫若望洋
重以氣鄣欲梏惡能識夫光大中正之域精奥深玄之
閫信矣學之為難哉畏難而沮其進將昏怠自棄苟務

於勉冒犯其難奮毅而勤勵察之以明行之以決孳孳循循罔有虧閒養性情於靜虛端一以酬酢萬變予焉勗於孝臣焉勗於忠言焉勗於誠行焉勗於慎觸類措諸天下舉無遺理學固多術莫切於斯譬之操干戈而勗其勇敵雖勍可期於克也持耒耜而勗其耕土雖瘠可期於穫也乘舟車而勗其往地雖遠可期於至也勗在我爾在人乎哉勉之久斯熟矣難之終斯易矣將從容乎道無所致其力矣若乃窮纂輯以佐詞華之美稽

名物以矜聞見之多苦心勞力非勗之要也彥琬與予交甚善别甚久假道姑孰訪予道故舊甚歡因俾記其齋之扁而告之如此尚思所以為勗哉

方寸堂記

夫宰制乎大者不於大而於小天體周匝九十餘萬里極居乎中主其運行以天視極能幾何哉在人亦然七尺之軀所主者心其方僅寸許若是其小也然衆理具純包容有餘不以方寸之小而或遺庶務紛糅酬酢無

窮不以方寸之小而不周以其統治百骸也則曰天君以其至妙不測也則曰神舍以其知覺善應也則曰靈臺荀子言口耳之間纔四寸爾史漢言三寸舌累寸至於三四惟方寸能管攝之况天下之事不止是而已使累寸而成尺積尺而成丈伸丈而為引由是加其倍蓰縷縷極於十百千萬又極而窮天地亘古今其所以會之有要者亦莫外於方寸之小也惟其小也易於昏蔽内私交其町畦外誘乘其罅隙擾擾營營莫知所定方

寸之地荆榛蕪穢當是時也無毫釐絲忽之存何寸之可得哉故善養心者操之使不失正之使不偏僉慮端潔鏡空衡平全體昭廓大用流通於是方寸瑩朗有以宰制乎七尺之軀何異天之有極乎鄱陽儒家余氏以方寸名堂託余同年友洪仲方來徵文而余同舍友彭伯誠亦俾為之言竊惟心學自堯舜禹湯文武傳之孔子而曾孟所言尤悉寥寥數千載人固知方寸者心之形也得其旨歸者寡矣逮乎考亭上接遺緒其曰方寸

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明夫心之本體也其曰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示夫功之所先也西山真氏繼與其贊心經謂斂之方寸太極在躬非存乎已者然與其箴勿齋謂方寸盎然無物不春非推之物者然與惟堂之主人周旋登降於兹游身正大高明之境則其方寸將內省而無疵充滿本然之量勿使有方寸亂矣之云可也余嘉余氏有求於心學也且重二君之命也遂為記

處安堂記

新安故家程伯固以處安名所居之室託其族人子昭來請記或引古語安處善為據但安處善與樂循理對謂安於處善安猶夫樂也變其文曰處安去本意遠矣余觀大學言靜而后能安解者曰謂所處而安此止善之功也孟子言自得之則居之安解者曰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揺此深造之方也旨雖不同均為處之安爾自止善之功言真知所止則事有定理心靜而弗妄動

隨其所處不擇地而皆安處於閒暇平易之際身固安也處於卒遽顛危之頃身亦安也處富貴而安不驕盈以蕩其志處貧賤而安不窘戚以撓其節故於應務思慮精審斯得所止之善矣自深造之方言君子進學優游厭飫默識而自得於已則居處者乃安未能有得固無可安之所急迫而得者雖有所居不獲所安惟自然有得則義理融會悉有以居之猶人安於居室動作食息咸適所便眷焉而不離於是處無不安可以資深逢

原矣夫學而不能止善無以盡事理之極其所重者在乎處而安也學而不能深造無以循進為之序其所欲者在乎居之安也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茍為不然吾見其所處不能一息以自安矣嘗推之天下其處最安者風雨震凌而大厦不動也波濤奔衝而砥柱不移也屹乎泰山之鎮重也堅乎磐石之弗可轉也人能止善焉深造焉何以異於是彼其巢林以棲鳥之處而安者也蟄以存身龍蛇之處而安者也而況於人乎或

乃外物感其耳目恒役役而不能安内邪亂其性情又戚戚而不得安視其為處反與巢蟄者不類可乎哉余雖未識伯固即名堂之意可想其人故援曾孟書抽繹以塞請使並行不悖儻勉焉勿忘則其處也將何適而弗安與

省心齋記

心具天地之理人所同也而人之等級有聖賢焉有愚不肖焉其歸不同者省於心與不能省之殊也省也者

有所警悟之謂也心為天君虛靈善應神明不測宰制乎萬變有是心而無所省其為知覺溺於情欲放逸雜亂無以管攝血肉之軀甚矣人之不可不省也一有省於心昔焉之迷今豁然而達前焉之非後幡然而是此古人所以有深省猛省之云也葢省之不深則蔽於淺近而所知弗精省之不猛則安於茍惰而所行弗力故君子學道莫切於求諸心求諸心者莫切於惕然而自省也余友沃呼彥文好古通經仕於清要與時弗合則

拂袖而去深居晏坐澹然忘勢利取林和靖省心詮要讀而悅之遂以省心名其齋余寓姚江彥文自蕭山操舟來訪囑曰子曷記之余與彥文別十載喜得一遇其意又甚勤且慕朋友相規之義故樂告焉夫善於省心者遇物感觸輒有警悟非一端而止也舉其要者言五性至善所宜存也一有未存當警悟於中不可戕其善也五品大倫所宜厚也一有未厚當警悟於中不可傷其倫也有人於此德藝足以美其身威儀足以表乎民

行其道沛然而濟時晦其迹卓然而獨善則宜自省曰我何為不能若是乎彼其學術詭異言行邪僻悖戾而不情諛諂而不立至於貪者死於財酗者死於酒高者危盈者損則亦自省曰我不可有一於此也雖然省於暫者有矣暫省而即忘無得於心也必其濬思密察處無過之地日循月積使方寸之間涵養熟而操存定其體之微斂藏弗露及妙用顯行包括六合貫徹萬事天地之理俱全於己其不為聖賢之歸也者幾希彦文思

余言必能省於心而興起矣

深省齋記

上虞等慈寺僧曰熹居有水木竹石之幽前直鐘樓取杜少陵聞鐘發深省之句題其齋曰深省吾意少陵遭時亂離羈孤旅途困阨其身憂苦其情一夕宿招提境倏爾離氛歇息幽静及聞晨鐘釋然神融豁然心開知戚欣窮達得喪聚散皆身外之物不足撓乎其中一時之頃獨有感悟脫畧世累其為深省充然自得乃曠達

之高致也若夫求道者之深省則不止乎是亦無待於聞鐘而後然者余聞諸鄒孟氏矣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正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善乎說者之言曰令人惕然有深省處西方設教務使其徒㝠然兀坐屏棄事物垂首瞑目窮日夜默坐其果能有所省乎嗟夫人生於世明者有矣而昧者不有所省邪妄橫生正理湮微莫知其所趨向也惟其省也警覺於内識道之機由此乎始惟其省之深也竦動力善之志自不容於

少懈必求造乎極至若省之不深則局於淺狹無悠遠之功作輟靡有恒矣是故省益深則知益真殆猶聞鐘之際神融心開若醉而醒寐而寤則身有檢束手足百骸統屬堅定仁心無時而不存往來出入咸適其宜以應萬變而所由者皆義斯不至於可哀矣噫雖穉子雅嗜儒道恭敬作禮請記於余因示以聖賢旨趣苟欲談空論無固當問於其師何至詣余而懇懇也噫也聞吾言而深省焉求夫仁義之歸出於少陵所得之外則墨

名儒行吾必與其進孰得而麾之也耶

志樂齋記

士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能立志也志於君子之三樂則其為志大矣葢三樂者乃天下至樂之所萃孟氏條闡以垂教亦示人當志乎此焉爾姑孰文學掾梁君叔亨探亞聖微言以志樂名齋觀其立志凡外物之可樂者曾不足以動其中也竊嘗論之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倫理之樂藹然真切然關乎天為難全也教育英才斯

道有傳聖賢尤以為樂然由乎人為難遇也天不可以必求人不可以必得或未能悉遂其志焉若夫巳所自為可以必求而得而遂其志者不愧不怍之樂也且理具於心萬善周足大公至正之體初無偏邪仰而觀諸天天道不異乎是也俯而觀諸人人道亦不異乎是也惟其情隨欲遷質與物化虧其本理日月動作始與天人相戾俯仰之際靦然愧怍於是志不立而害其樂矣君子有志乎樂者約而求之於身屏斥外誘刮磨内欲

使凡所為一踐實理不徇乎私洒然無累於念慮之間心平體舒坦焉蕩蕩動靜食息無入而不自得用能無愧怍於天人真若雋永快意之味置身安逸之境其樂無有窮極是所謂樂以忘憂與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皆立志之所致此叔亨之所宜為也自玆以往雖聖人枕肱之趣顏子之不改曾點之浴沂詠歸程伯子之人所不識者同一軌轍其於父母兄弟油然生其孝友之心而天下英才翕然被其薰陶之化至樂所萃兼

有之矣古云有志者事竟成叔亨幸然斯言亦名教之樂地也

樂山齋記

人各有所樂樂乎物之形不若樂乎物之德形忘而德合始有益於性情矣是故巍峩秀拔山之形也高厚靜重山之德也若其巖耕而谷處撫泉石之幽美覽林壑之清邃煙霏晴雨可以娛心目遊則忘歸愛則成癖乃真樂山者也今嚴君鄉於北禄於南攜家數千里勤瘁

空匱日有警捕期會之煩使遇佳山樂且不暇齋名樂山託意而已豈為樂之真者乎是不然彼所樂者於形而不於德也於其形好樂之僻也於其德好樂之正也夫山也具高厚静重之德故能止其所止仁人之德實類焉素其位不慕外而有求也固其守不因變而有遷也貧富窮達利害勞佚事至而身履之決於義理無適不安則能止其所止止固止也行亦止也立於朝廷居於廛市遊於江湖其德皆山非必在山而始樂也敦吾

仁而已矣嚴君讀書知道居官能守確不踰分是固有德可貴匪真樂山惡能然與余亦不居於山每知山之可樂因嚴君請記述其得者如此否則玩物喪志君其戒哉

周氏同居記

金陵城南三舍地名同山有大族曰周氏由宋初卜築其地紹興以來同居者九世歷二百有餘年子孫蕃衍老幼千指功緦以降幾至親盡朝夕聚處雝雝怡怡出

則同門食則共爨為其長者類皆尊而能勤富而能儉以率其下用是家法嚴明人心齊一孝友慈愛之情油然交至未聞其有閒言戾色也余嘗論三代盛時其民涵育於仁義禮樂之教風俗醇厚忠臣孝子義夫貞婦固比屋有之但其田各井授廬舍有制耕桑者自食其力揆厥所終其同居而永久者亦或難也去古浸遠而九世同居僅見於張公藝之一家北齊隋唐咸表其門閭嘗以忍字百餘對高宗之問或謂公藝之家不能睦

於九世但相忍於九世爾竊惟教化流行尊卑長幼仁
讓和敬一循乎理各安其分使大倫親厚此為至善復
何俟於忍乎但一門之內至於九世男女衆多賢否不
齊故一有未然必至相與忍之也聞諸先達曰忍之為
義刃加於心也痛而不聲也含而不吐也吐而復茹也
且人有容忍之德慮周而量遠忘物我息憤怨則骨肉
之恩篤乖異之釁消是亦睦族良法殆未可以易視也
然古人齊家自刑于寡妻始尤病於莫知子之惡苗之

頑蓋婦言不可以私暱聽子恶不可以私愛掩貨財不可以私蓄專由偏於私卒致裂户争産此古今之通患也若周氏睦族之道承傳有自必當循理厚倫得公埶之忍而不偏於三者之私持是弗變以勵其子孫豈特九世同居而已哉他如范文正之義田而宗人有養劉允迪之義學而子弟有教講求力行則其所及不亦尤遠矣乎尚惟後昆守其成法以紹前休可也

沃呼氏家傳記

自昔隕身於國難者特以義不可生未必能興人之國也然猶增重於名教垂榮於史册况能脱其主於危急以興其國之基業乎沃呼氏博囉岱事金武元為掌馬牧君臣之大分素定知有其主而不知有遼也其貎絶類武元遼主延禧疑武元曰彊將叛已也徴而欲殺之事不得已博囉岱請偽為武元往而誑之延禧果不能辨遂見殺其在掌牧無可議者在武元有可少焉當遼之季延禧失道人心離畔武元才畧為衆所歸固宜乘

機舉兵數其荒惑暴虐不君之罪明大義於一時與衆共廢棄之則遠近悅從而大事定矣計不出此陰蓄異志廹於危疑使非有掌牧可誑則造次之頃身蹈不測之禍而延禧舉國之人莫有覺其誑者是何昏㝠之極也掌牧遇害二國興喪之源則判矣金既彊盛不見容於衰亂之國事得已乎激其起而速亡者遼自致之也夫以二國之興喪由於一人之死以是知掌牧盡忠其主見之明審行之果決愛其君而棄其身卒以興人之

國為難能矣金乃後於報功不聞褒贈之典僅以穆昆授其長子穆昆猶言千戶也其報弗稱為之後者必將辯訴之不暇方且讓爵於其二弟遂得均賞敦於友愛故沃呼之事君子亟稱而樂與之余閱其家傳嘉掌牧不徒死也且閔武元延禧胥失之也遂著其事以示鑒戒云

集慶路達嚕噶齊善政記

國制郡府長官曰達嚕噶齊即古諸侯也必有惠愛之

德設施之才乃稱其職若中大夫蘇啗侯之於金陵可見矣金陵之屬州溧陽在東南二百四十里田賦八萬石入海漕者七萬四千石有奇歳輸龍灣廣運倉陸走輓載雖傷財勞力不克以達方舟水浮經宜興無錫崑山嘉定四州之境遂出海入江至於丹徒歴金山及黄天蕩泝流而上風濤之阻湍激之險累月然後能至其程二千五百餘里或遭覆溺寇攘之患則為費倍蓰窮困孤弱者既莫能躬役富族彊黨緣是掊克民之凋敝

由乎此也至正三年行臺監察御史循行溧陽因民之訴建議於臺以為溧陽與宜興連壤舟楫之利瞬息可至昌若聽民築倉於宜興歲輸其租以給海漕則官賦足而民力紓誠大益也次年御史至州復舉斯議而郡府亦請於行省屢委官講覈上之省部或者難於更張遷玩累年至正丁亥御史大夫銀青榮祿納琳公涖政南臺溧民廷訴其事公極稱善命有司申明前故適蘇喀侯來長郡府奉命惟謹會僚寀考論其詳具列始末

達之行省以聞中書又懼其弗能成也遣郡吏高岑馳驛至京以圖之溧之富彊果私囑省掾妄加沮駁時銀青公入調中臺聞事不允白於執政又使岑面陳中書力爭其不可執政遂易掾署檄事始克濟明年溧陽田賦改輸宜興民大欣慰如病而痊夫自御史創言前後五年文移反復罔有決辭幾於寢廢侯承順憲臺風旨任為已責而且委託得人卒使任粟米之征者舍勞而就逸去危而即安則惠愛之德設施之方孰有過於此

哉侯在金陵善政迭出而是舉尤光偉宜有文辭以彰美功遂記其實且為詩曰

邈彼金淵版隷於昇民困輸將怨咨乃興陸馬囊槖致遠孔難操舟江海犯於深湍疲勞既極誰實矜惻言路有賢欲節民力猗哉郡侯中心隱憂念此凋瘵如疾未瘳慷慨建陳事聞於上遠俾胥曹請命時相相君曰俞築倉於浙忍令赤子風濤震慴朝議遄下侯為主者士慶於邑農抃於野墁粻穰穰累舳連檣無復越險起其

驚惶輕颸吹帆適此坦夷吳歈未終已達荆溪國賦是儲海漕是需民力是紓於前則無自倨踐職美政屢敷惠利之大孰此之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弟君子遐不眉壽鍾山欝蒼淮流湯湯侯績高深同其久長

詩盟記

客有以武爵鎮徽城者屬承平日久邉陲警絶優游文翰遂倡詩盟應者景從月集羣彥分題彙什凡與盟者其詩皆可觀也夫徽朱子之邦也朱子道德渾成發言

為詩卓卓超絶遺風餘響久而彌存今其邦之士故多能詩者余嘗評詩自洙泗刪後漢魏以下作者迭興閒有調高意遠終未足媲美三代自感興諸詩一出融暢天人權衡經史以性命與學寓於音節韻度中較之古詩十九首陳拾遺感遇理致悠深氣格蒼古直可追逐風雅是又詩之一助也故善詩者一本於心充積汪洋遇物發機吐辭成聲則骨幹偉傑神采煥揚不假雕組自中矩矱若夫求工於綺靡纎巧之餘受窘於拘攣掇

拾之際余竊病焉况是盟也因詩為會叙坐以齒籩豆有差與其孝弟揖讓俾之即吟詠以和性情幽窮得以紓其欝欝榮達得以約於正會六義之㫖歸豈止爭一句一韻之竒也哉然古之將帥或樽俎折衝或敦說詩禮或雅歌投壺或手不釋卷卒以勲烈顯今也必能横槊賦詩飛勇氣於勍敵破曹劉之壘惜余不得與於斯盟也山長王達善假道姑孰過余求記為述其槩云

槎溪記

當塗城東有地曰博望其山以横望名漢張騫封博望侯班史載其窮河源使絶域以侈孝武威德遠被世傳其有乘槎事故今博望有溪名曰槎溪博望右族爲袁氏族之長爲瑞甫遂以槎溪自號治産勤儉好禮尚義壽八十有三矣按槎與査同增木爲楂字畫曰邪斫木也又曰水中浮木也而木之老無枝葉者亦曰槎牙自有張騫乘槎之説而王子年拾遺記謂堯時有巨査浮四海十二年周天名貫月槎又名掛星槎羽仙棲息其

上張華博物志謂天河與海通居海上者浮槎到天河得織女支機石嚴君平以為客星犯斗牛者即此夫自舟楫之制興雖浩渺湍激隔絶不通安坐而可濟未嘗資槎乘載以達遠槎之不為世用可知張騫窮河源以為出于闐葱嶺乃不知出自星宿海悉覩所謂河源者哉則乘槎不足據矣王子年張華亦不過馳騁神怪後世文人詩家多引其事以致清高曠遠之思而欲瀟散於物外余意其非實然也瑞甫之槎溪當有以異乎是

且槎之為物不用於世者也老且堅之木也浮水而不沈觸風而不覆者也先生遯迹林壑澹靜恬退弗求知於時託意於槎豈非示不用於世乎年既大耋神完而氣充全其所得之天愈久益固豈非老且堅者乎闢屋而居斥田而食利其嗣人遺之以安而弗遺之以危又豈有沈覆之患乎然其才藝可用而曰不用於世者先生謙抑也其老且堅而不沈溺者人皆期之也先生備一槎之美逍遥於溪上其德如泉之有本其壽如川之

方至其積善之澤方演而未艾曾何慕乘槎之空談也哉

東溪記

水之行地南莫大於江北莫大於河江出岷山經楚入吳以注於海河經崑崙之墟勢為九折長亘中國其源皆發乎西豈西為金方水乃金之所生與若紀氏所謂溪者則來於東者也姑孰左匯三大澤周數百里跨三州之境宣歙諸水浩汗下趨與之合自東而馳遂成巨

川名曰姑溪色清而勢駛縈迴屈旋環繚郡城西入大江昔賢李端叔嘗以姑溪為號其釣魚之臺在白苧山西南別麓磯石蒼峭雄峙溪陽紀慕乎此乃號東溪其為意也不特取溪之來於東也夫東主春生天地大徳在乎生物故元氣流運充滿六合無往弗存東之為義廣矣紀業衛生諸書知神聖工巧之秘善療治嘗為醫官聲著淮汴閒其於象緯龍穴卜筮之學罔不究心尤以醫稱蓋將推東生之意求無愧於是溪也況水生天

一為五才之始與覆載相為無窮君子託以喻道隨其所在各有取焉豈專發源於西者哉嗟乎水之為源肇自涓滴至於尋丈混混而流晝夜不竭其勢至於不可禦尚能滌慮以澄其源滌德以濬其流則生意及物盎然春和於是東溪之實具在吾心演而弗已孰能測其所至耶

陶學士集卷十六

陶學士集卷十七

明 陶安 撰

記

重修蛾眉亭記

出大江而山曰采石昔人因其山川雄麗亭絶壁上以盡登覽之美前直東西二梁山夾江對峙修嫵靚好宛宛如蛾眉遂以名亭亦東南之竒觀也歲久弗治棟宇垣墉日就於敝經歴伊蘇君來贊理太平郡府暇日臨

視歎曰不葺奚稱遂請於太守皀山賈公慨然發巳資倡謀修營應者翕從未幾煥焉華飾翬飛麗空視昔有加夫采石為地當南北之衝風帆浪楫繽紛朝夕使客之往來賈貨之繁萃又有文儒韻士遨遊題詠觀其波濤渺瀰吐呑乎吳楚煙雲杳靄出沒乎淮甸一視千里洞無所翳雖窮巒剩澗僻在遐隱莫不貢靈輸秀於軒楹之下況前賢於此遊觀俯仰高風雋烈有關世道之興廢炳炳遺迹昭著古今令人興懷而不能巳君能留

意於此非特盡登覽之美亦不泯前賢之迹也君字明之官承事郎剛直明爽有才志有為嘗議於長貳均徭役審刑名興學校之教剗倉庫之弊公田佃者或至貧乏不徵其逋人甚便之治工斯亭特餘事耳兩蛾有知寧不展舒其顰溢歡顏於江雲之表也余相知有素因衆之請紀文於石并書其善以勸來者

遊龍鳴山記

遊之勝者適其時可樂也得其地尤可樂也而所遊又

皆佳士則所以宣其和舒其欝暢其心而發其文者蓋樂焉而不失乎正也至元丙子二月甲午厚齋嚴君治酒殽拉予遊龍鳴山即無想山也時春霽既久風日暄麗者英少俊序齒而行鼓吹前導從藍溪東南行五六里兩山峙如雙闕相距百步綿亘東趍中夾石田田右小路隨兩山勢深窅曲折行三四里隘不宜田僅可為路又數里山益奇峻輕嵐暖靄徵襲襟帽山外崇峯複嶂杳無窮極少焉峭壁對立狀若華表松杉萬章夾路

北轉澗多石底雲深樹茂緐卉被巖鳥聲清碎似非人
間世僧舍雄麗榜曰禪寂門外獨松古秀大逹數抱修
篁干霄森列門內寺長老出迎客延坐後堂扁曰白雲
深處其西有聽松軒又西即韓熙載讀書堂遺址所植
檜猶存其北有甘露室又北上為招雲亭氣象空曠攢
峯玉立視鸞所歷羣山低俯其頂矣遂躡蹬至潮音巖
怪石異態百出同遊者疲於躋攀於是止焉予以未登
絕頂為快與三二友決意直上地勢斗峻褰裳援蘿履

蒼莽中上有天池流瀉其水下飛潮音巖引以給庖其西絶頂巨石雄坦可坐數十人渺焉四顧心目豁然其東絶頂視西又高倦不欲登還飲白雲深處於時暖氣薰席蒸焉如夏凄焉如秋栗焉如冬觥籌無筭談笑甚歡雖從者樂工各適其意酒既長老引客看花徐行登環翠閣已而與長老别出寺門行幾一里衆以興未盡席地坐分韻賦詩者久之詩成而歸斯遊也適其時而得其地信足樂矣但溧之為州非通都要路兼是山隱

於邃奥故無前賢題詠及當代名筆發其幽潛予故表而出之嗚呼樂而不失乎正者浴沂風雩也蘭亭之會乃或感慨悲戚今同遊者心平氣易發言為詩皆有可觀其亦樂之正者與遂記玆遊之勝使無想山得以著於世云

騰雲樓記

騰雲樓者薛鎮東北陳氏家居之樓也樓成有年而未顏其主人裕之遣子良器請名於予遂以騰雲命焉樓

之後橫望諸峯蒼翠綿聯前矗靈墟若青山白苧之勝皆蔚然遥拱左則鍊丹溪丹陽湖又有武山圓麗是為山川奥區夫山川之氣騰而上浮油然成雲以澤下土化工玄黙神運無方莫雲若也薛鎮在當塗東其地高燥畎畆勢割陵阜陂池寡瀦必俟滂沛時降始克耕耰藝否則坐待赤立故雖恒雨不能為災每夏秋之交苗槈發榮炎暘彌旬旋見色槁其人惶閔引頸仰望一或雲騰於空相視喜躍既雨則嘉穀豐穰可跂而待今

斯樓也高爽暢朗林樹蓊欝晨霏暮靄皆足怡心娱神然尤樂於騰雲者當夫凴慿欄四顧則田疇昀昀縱横連屬不獨山川景象資眺覽之美實以天地妙用在乎山川之氣焉况裕之藏書其上孳孳為淑後計長子字君傑克家者也次即良器字君用從余受業若殷其學殖將見用於時有悠然出岫之意由是從龍而馳翔也遂作騰雲樓記

聽雨軒記

物有自然之音衆人聞而以為常知者聞而以為樂雨之有聲莫不聞也惟兄弟共處則聽之而適其心葢雨之聲出於天兄弟之樂亦出於天不有此樂者不知此聲也韋蘇州有風雨對床之句眉山蘇氏兄弟讀而感懐為聽雨之約既而游宦異塗離濶憂沮晚年飄泊艱於會合雨聲不復共聽遺憾終身故劉後村評其能為此言非能踐此言也分陽羅氏昭諫裔也兄弟四人早孤立志慕學務承先業長君舉領郡史禄棄歸次君明

次君煥皆善治産又次君禮掌行臺詞牒方羣居時友愛敦篤衣同椸食同案扁其軒曰聽雨蒔花植竹爲怡集之所君禮之寓昇也擇交慎行愿直明坦士類嘉之求余記其聽雨軒余謂兄弟懿親分自一氣翕和雝睦發於真情故風雨之夕聽其聲而樂焉當是時也清燈語話之際簷砌浪浪或蕭瑟於草木或驚決如波濤其入於耳者若奏管絃考鍾鼓天下至樂莫此能過非出於天者然與然風雨之作淒寒牢落易於傷愴令乃聞

之而樂則凡涼飇霽月花晨雪晝撫光景暢性情無不同其樂矣嗟夫世降俗漓手足同體視均敵仇裂門析爨倫理乖而骨肉踈不知聽雨之同樂反從而以管絃鍾鼓獨樂者何其悖也聞羅氏之風得無少愧哉爾子若孫其心乃祖父心塤倡篪和益深同氣之好則聽雨之樂相傳於百世而無蘇氏之遺憾也

驛户餘粮應役記

國家疆理之大極天所覆廣袤數萬里自畿甸而要荒

如腹心手足聯合一體内外使者往來於道若血脈之流通此驛所由置也驛有饋餉官給錢米為倡驗驛户民賦謂之餘粮俾任其費故一介之使經涉遐遠不資裹囊所至如歸蓋自成周設官掌牢禮委積以給賓客歷代沿襲而於遠人重其迎勞立法詳密則莫今若焉太平路界大江之東居水陸衝要北邇臺察南鄰憲司又南而江右浙閩湖廣又北達於京師郡統三縣縣皆具水馬驛饋餉之役歲久弊繁新其政者今郡侯中大

夫也侯名孟克布哈字子實由刑部尚書出監太平康明剛正號令風飛刮鋤煩苛美利迭興初在城驛舊額民賦及十石者户四十有九遞供是役乃總管鐵柱侯定於延祐間者也後羸耗不齊富者恬然弗增貧者則困且逋巧詐日滋詭匿産税苟於規免期限愈蹙不踰年而再役侯考舊額得勝役者僅二十七户蠲除困乏新得三户總為户三十以賦之石為其日之差凡一千一十有一日幾三歲而一周晝稽宿弊蕪薅而蠹剔之

當不滲遺貧不胥掛輕重多寡權度弗偏羣心感悅兹侯所以重遠人之迎勞且蘇民之久病也夫三縣之驛魯港隸蕪湖荻港隸繁昌而水馬兼焉當塗分兩驛采石之舟城廐之騎既皆因侯而堅完驍良使者踵躡罔間晝夜餽餉不絶今俱籍為成法然城驛乃郡府親臨尤三驛之望衆願勒文以昭侯績仍列其户於碑陰庶將來有所考也

青山酌別記

山之勝以人而增重別之意以酌而益勤今青山之酌非宴游也非旨於味也因酌而致贈別之言也姑孰東南諸峯惟青山崇峙雲天元暉搆居太白吟詠終身樂之米元章大書第一山於石山之陽陸多車騎水多舟楫為往來要途故於茲而祖餞焉宋安常廣平文貞公之裔也其凡衍常長姑孰郡幕母在堂安常性孝友省視慕戀久不能去年已壯有署為宛陵府曹者安常恐違色養不樂就長慕勸其為親奉檄始肯往焉諸友送

之餘十里憩於青山有酌而言者曰君子用於世不係職之鉅細在伸道行志求盡責任由此高顯可濟譬之水焉始自涓流積成溪河汩汩不已必將至於海也子其勉諸又酌而言曰時政滋弊民瘼滋深往佐大郡悉乃心力修治而撫摩之必勉為而毋忽也又酌而祝曰士之持身名節行義保其有終以永令德匪特為利達之榮而已安常拱而復曰敬服斯言其敢忘於警省於是繪圖以紀别意之勤則山之勝寧不因而增重哉圖

成詩賦滿軸而予為之記

梅竹蘭葡萄圖記

草木之枝葉花實各具一美或以雅潔見重於幽潛者焉或以珍遠受知於富貴者焉梅舒英於沍寒倡羣葩之始竹以直幹高節弗易於四時蘭之幽寂不以無人而不芳然多產於窮山剩水之際深林静谷之中若葡萄在中國萬里外卒能入致京師移植禁林漢使者勵於大宛唐太宗取於高昌特詔褒除煩之功賜食嘉病

渇之對孟佗以一斗拜刺史世宗以百縑謝元忠其榮寵如此盖彼乃幽潜之寄興而此則富貴之娱懐者也予既隠處不為時所知坐廣平之窮簷諷淇澳之遺章飲楚畹之墜露西涼之醲味不到口客有袖圖示予者展視則四美在目吾意斯人效梅之清柬竹之直齊馥於蘭又將冀蒲萄之用也兼其美於四時者有係乎出處用舍之道焉且梅也竹也蘭也著於易稱於書詠於詩聖賢假以言道至於蒲萄味不足以和羮材不足以

協律杳不足以紉佩徒以珍遠為富貴者所好而雅潔者罕獲其遇抑勢之然與故感其事而為之記

萬萬戶軍功記

國家疆域與覆載同大曠古所無民物衆廣從化弗齊矧承平歲久四方無金革聲官恬吏熈釁孽閒作必除姦暴以拯無辜則在良將苗薅而禽獮之固不可弛武以遺患也漳州李智甫恃險聚衆江浙行省調兵討之閩閫以師抵巢穴賊計巧詐陷襲官軍累月不下省命

鎮守太平副萬戶萬侯協力征捕時年纔冠慷慨赴敵
逼賊壘而軍部伍整嚴猛氣飛揚戰捷賊平羅天麟冦
汀州勢張甚行省以地惡人獷師老罔功命侯與諸將
夾擊戰數勝賊設伏林莽輙趠蕩深入以竒兵擣其腹
心羅黨悉除朝賜銀器有旨升爵一級劫盜據花麓省
臺合軍重圍侯選精騎禦之羣兇無敢衝突未幾潰散
湖南猺賊竊發殘燬城邑主將知侯練習軍旅馳檄俾
往擊之侯用其智畧已而凱旋浙東扼塞海道省臣將

舟師以進風濤弗利遂議招撫選官往馬將吏畏縮弗前侯聞言甫畢已操舟涉洋見彼語以禍福果納欵師壯其勇大加慰賞奏可班師乃至正辛卯冬還鎮適江北有兵警太平瀕江戒嚴萬戸缺員軍民咸喜其歸恃以無恐可謂賢於長城矣侯字咸重官武畧將軍世家濱州高祖國初立戰功受官曾祖亦以功獲寵大父佩金符副萬戸至侯五世襲爵侯仕十餘載每坐席未温輒承委去凡五出師沈機鋭志克成勳勞真良將哉使

在位者以身許國皆若是雖有禍亂不難定也侯讀書
執禮事母孝所居有忠節堂

姑孰閱武記

至正壬辰仲秋之末鎮守太平路軍官閱兵於北郊修
武備也去年荆襄諸路陷今年春正月武昌以强兵障
江漢狃習治平將驕卒懦警備遂弛既失守下流郡縣
洶洶震驚大江西岸數千里羣起立敵而太平危矣太
平古姑孰也扼水陸衝要由六朝以來為必爭之地內

附八十載民不識兵城塹夷廢比者敵壘隔江相持南則寧國告急蕞爾一邦軍馬寡弱岌岌幾不保渤海萬侯獨以副萬户統軍府事千户差遣缺員江浙行省命忠顯校尉唐州翼上千户移戍太平萬侯一見握手論心敬以賓禮一切軍務悉委之遂乃合部曲團集教場躬自訓練三令五申無敢違者日習月熟皆驍勇一可當十萬侯喜曰如此則何憂無備時監察御史湖北憲司江東分憲皆涖太平軍府請觀閲武俱出郭就次有

司駿奔是日也秋氣肅清天風凄然萬侯與忠顯率諸校戎服從事祭五方星禡牙誓衆旗旐蔽野戈矛若林萬侯長右隊忠顯長左隊各建大將旗鼓佐以偏裨麾兵而進如古陣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為師聲金鼓以節之跪起進退衆必齊一乍分忽合乍方忽圓呼譟震地往來挑戰擊刺馳突周迴旋轉互變不常或堂堂而正焉或紛紛而奇焉既畢勞將饗士動合禮法觀者異焉且其初本戍徽徽僻在深山代

無兵禍不爭之地也太平必爭之地也不爭之地淪没久矣必爭之地保全不失係武備之有無也使其在徼不遷復教閲若是必能守其境今操閫外大柄仗鉞專征者所得智略之士如兹幾何人嗚呼悈復不逮有以也夫

監郡沙卜珠岱公招安記

國家混一以來民不識干戈者八十年至正辛卯兵起淮西攻城掠地蔓延江東壬辰十月陷溧水州溧與太

平接境敵騎抵界招引亡命為嚮導耀兵西行三鄉之民震恐脅從竄茷家橋距太平郡城僅四十餘里官軍進拒合民兵一萬二千餘人逼河而陣彼軍增聚人情駭惶行臺檄江州監郡元振攝府事衆請益兵捕戮侯意在招諭未幾淮南行省平章領精兵萬人至太平欲選輕騎數千長驅而東侯謂如此則三鄉屠滅無遺萬一未克師老財費況細民樂生畏死受制於彼豈其本心曷若撫綏有道侯乃請於省憲止兵息戰下招安之

令來歸者許以不死其衆聞之舉手加額願如命侯約同知仲禮各單騎入其巢穴渠魁五人投戈出迎羅拜馬首侯曉以逆順之理脅從七千二百戶有奇獻其兵仗旗鼓悉自悔悟旋旆之日降者五人及其部卒悉與俱至郡民聚觀室家相慶蓋其全活十餘萬人環千里之疆釋其憂危納於樂土厥功茂哉侯世為沙卜珠岱氏嘗監廣西與安縣惠愛及民征戰屢捷蠻獠畏威不敢侵境掐致猺寇十二峒及鄰境猺首三十七人由能

廉明果毅知無不為虛已下賢開廣聽明宜其事功光偉如是昔渤海盜起龔遂單車赴郡化刀劒為牛犢今陸渠百倍渤海一時帖息則侯秉心布德其古之循吏與衆願著其績故記述如右

太平路同知仲禮功績記

至正十二年冬十月溧水州陷敵兵犯當塗境絳衣白刃縱火刼掠三鄉脅從至數萬人鼓行而西連營立柵至葉家橋望太平不遠適江東分憲以臺命鎮兹土與

文武官議攻禦之策同知府事武毅將軍仲禮侯曰今
脅從皆良民倉卒受廹勢不得已若招安來歸不待勞
兵耗財而自定果不悛勦屠未晚時官軍斷棄家橋夾
河對壘侯慷慨請行訪求素知道里扼塞民情善惡者
數輩以自隨選精鋭民兵四百人或以為寡侯曰我計
若行何在兵多不然當順民心以除害則民皆良兵豈
患寡乎乃以十一月望陳兵啓行建招安大旗隊伍嚴
整金鼓震鳴纛旐央央勁騎龍趨出自東門侯戎服乘

馬以為殿民夾道瞻望喜曰釋我憂矣遂抵葉家橋與
官軍合聲威大振撫諭居民不數日從者萬餘人連戰
皆勝淮南平章實烈門公領大軍經太平將遣勇鷙騎
射東行攻之分憲郡府咸以招安為便監郡沙卜珠岱
公與仲禮意同自抵侯營定計募人往諭曰降者不坐
侯卻兵釋甲與監郡入敵境曉以信義使知逆順魁桀
五人崩角迎拜侯召至榻前夜語即解衣臥示以不疑
衆感慰東兵來歸者七千戶有奇得不死者十萬人及

五人者入城平章喜各賞繒帛以安其心其人皆曰非
侯則禍且滅門謀作生祠祝侯壽焉先是侯統義兵於
郡城防衛有法民賴以安至是有功歸未幾臺委總兵
魯港守隘益嚴嘗渡江燒淮岸營寨擒其士卒盖侯出
於貴族剛明英斷臨事不避難觀其所為可謂愛民忠
國矣省臺具實上聞宜哉余故文以載其功

繁昌縣監邑公仲賔功績記

太平統三縣皆濱大江與淮對境惟繁昌為下邑去郡

城最遠地狹民貧至正十一年夏彭翼兵起十二年春陷無為州隅江營落布陣示威繁昌孤危民心動揺援兵弗至岌岌幾不保監邑博囉特穆爾憂時多艱政先撫綏江浙行省參政委總兵務俾衛其境乘釁盜竊者斬以徇衆遂皆帖然無敢念亂召募精鋭官帑或不給佐以俸資羣感悦勇氣咸倍集申港馬䭾戰艦分守要津閏三月暴兵入繁昌捕其兇桀李姓等四人誅之夏四月敵舟四百餘自泥汊分道渡荻港縱火來攻監邑

聞急率敢死士百餘赴敵賊勢熾橫監邑曰彼衆我寡非出奇計不可破也指鳳凰山謂衆曰據此者勝遂疾趨登山列部伍下視賊陣雜亂不屬監邑曰賊易破爾無能為也麾兵下坂鼓譟衝突分截賊勢監邑發矢連中衆力戰擒偽劉先鋒等三十一人斬首數百級餘黨奔渡舟甫發監邑以戰艦乘勝追擊溺死者大半自是民樂守禦不以寇至為憂未旬賊渡銅陵戰敗走繁昌界擒其貢先鋒等三十三人戮於城西又五日賊復至

乃設奇拒戰獲其偽王等南行臺侍御史左公統兵蕪湖嘉其績賞以銀繒行臺亦遣使頒賞柵港賊掠王家沙聚兵禦之屢有擒獲功浙東閫帥恳公代左公統兵賞賚有加冬十二月賊采湯陳沙魚藕獲其魁陳良甫留詢敵情未即誅越三日賊舟三百餘欲東渡聲言攻繁昌奪陳良甫監邑磔陳於江岸整兵以待賊望風而退前後十三捷常以身先士卒生擒百有二人殺溺不可勝計賊鋒挫屻不敢窺繁昌矣至是民始安居監邑

不懈益勤晝夜嚴備食息不遑愛養黎庶優老恤貧為治嚴明利興害去以故深得人心則其保全一邑豈獨恃威武而已哉監邑字仲賓官敦武校尉好古尚文遜抑簡直口不言功易曰勞謙君子仲賓近之邑士民屬縣吏董中來請文紀功予因特書侯夫秉史筆者

瑞麥記

河南蘄侯處宜守太平之明年為至正癸巳瑞麥產於城北一塋兩岐郊民持獻侯廷盖始者麥苗發榮幪幪

漸漸勃然而興農慶於野皆言前所未有及吐秀穗實堅好登場計利倍於常歲按小麥為來謂瑞麥天所來也秀出兩岐尤天與之嘉瑞焉天所與者因人所感豈無其由哉自侯視事值彭兵東窺郡地傍江敵壘隔水相持甚近侯募勇壯列營立柵客屯江岸以防禦之漂水州陷彭營分道來攻陸抵新市水抵三湖各數萬人侯益兵拒戰三湖之敵敗潰下令招安新市諸鄉其魁黨盡降用是境內晏然耕桑如常淮民避難攜家來居

大軍屢過官帑雖空供需有策惟恐傷民夏四月麥未穫霪雨侯虔禱乃霽遂穫焉麥既大熟民得續食漸致平康視隣境兵燹瘡殘獨為樂土兩岐嘉瑞天人感通信有徵矣僚屬請奏休祥侯隱抑不居其美士民皆謂曰漢張堪守漁陽兩岐有歌彼遭治世其理效為易此當多故其理效為難苟不著其實非所以彰景貺報惠政也求記於余竊惟是邦昔有瑞麥亭在南津橋北亭廢已久父老猶能稱道以為盛事今侯寛厚慈祥勤勞

應務敦本抑末脫民危急和氣所召祥穀復臻勸農繫
銜無忝厥職其有光於漁陽哉侯名義歷仕省樞臺憲
奉使陝西今官中大夫是年七月望日記

陶學士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陶學士集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呂光復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陶學士集卷十八

明 陶安 撰

說

張誠之名字說 名有諒

實理无妄渾全於心誠之純也氣與欲并理未悉純雜守誠也求進於誠必資於友宜取友之貴乎諒也夫五典之衍非誠不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各專其道兼而明之在乎友也朋友有信信即諒也輔仁以求其純正

過以去其雜善之擇而執之固誠斯得也諒之與誠小大若異非諒莫由以誠也然取友貴乎諒處已貴乎虛也諒可進於誠虛可受夫實也予竊怪今之人一有墮於末學徇於小智矜其技能謂足以出乎等倫既害其誠復不幸而親狎柔佞志益猥下及聞忠言肆然無怍容友雖諒焉不能用也誠惡乎進嗚呼虛已無我者友之諒為已之益也物欲窒其心自毀其誠者不能虛者也虛以受之實以踐之勉焉無弛不容乎雜誠之純者

於是而得友諒之益奚可量也張誠之名友諒來徵予說予雅與之友故告之如此盖以諒自期將以誠望於君也

徐伯仁字說

天地之徳莫大乎生即其生物之無窮知其仁之不息矣人之有身具是生理徳全於心仁之體也愛周於物仁之用也人而不仁得為人乎武林徐伯仁為蕪湖縣典史請余衍其字之義因告之曰凡為縣者最親於民

百里之地朝令而夕可遍典史綱總諸曹簿書謀議悉倡其始茍行事適其宜出言得其當雖令簿不敢棄理而縱其或苛刻貪暴殘民舞法人將擾擾喪其樂生之心是何有於仁矣哉彼市井賤氓雖極昏蔽介然之頃而惻隱之真猶勃乎其不可遏矧居官贊理者得以施其仁乎蓋生理具於吾身哀矜之念興於内寛平之政敷於外隨事而博其愛使邑之民物阜安咸被利澤以遂所生而仁之用行矣因其用而求其體則天地生物

之心於是乎可見故善為仁者無它焉在乎擴而充之爾充之足以保四海豈止一邑而已哉

黄氏三子名字說

番易黄德輔醫世先業療治輒驗達官賢士樂譽其能濟物之心藹如也其子三人確守家學長曰處禮字以仁復次曰處常字以仁壽又次曰處善仁美字之嗟乎天地溥其大生之德賦畀萬物莫非不忍之真人得之而為仁愛之所施油然而發故儒者以求仁為先務使

可行志則澤被天下但窮達不齊反不若醫家者流得以施其仁也然仁未易至至必有其道焉撤其氣欲之梏唯禮是處蹈乎規矩準繩之中而仁可復矣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易之言仁獨見於復處禮勉諸苟外物擾攘於內將變遷无恒能處於常止乎義理安固弗摇保其仁於永久是之謂壽先儒以仁者壽為静而有常處常勉諸況仁為衆善之長譬猶安宅當處而弗曠或擇術不精如匠矢役意於喪物則自戕其性故孟子引

聖言明擇仁為美處善又勉諸蓋仁道至大而醫者最近乎仁若其趨富貴棄貧賤衒報甚而服餌不投其疾藥物不求其真坐視危篤而不一動顧惜之情猶手足痿痺而不仁矣華其名而豐其實余之所望於三子也徒為美稱而已爾豈余所望於三子哉

程叔元字說并銘

天地之德莫先於元故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是以天下之民謂之元元三才之道亘古今而不易以其有元

也人得是元以生具於性為仁發於情為惻隱貴乎推而致之耳新安程氏有名仁字叔元者余友子舟乃其族人求廣其義而銘之夫元氣流行無物不在君子之仁隨感發見事親之孝事君之忠待物之公愛衆之慈無非仁也因事而施其仁猶一元之妙貫通萬物必也致知以察其微而絕外誘之私力行以守其正而全本有之善則真理昭融無適非仁天地之德在是矣叔元勉乎哉銘曰元統四德仁該五常乾坤生生賦性寔良

莫大於元心體如天莫始於元得之最先人自小之遂昧厥初不忍之真本然自如君子求仁精察勇行外邪必閑内欲不萌全體既瑩博愛斯盛形諸踐履大公至正是曰善長具此衆美萬物一春萬事一理人為元元含靈緼真能存其仁不愧為人

張文道名字説字用之

道之顯者為文文與道異名而同出也夫禮樂典章紀綱法政煥然施於天下者皆文也必有當然不易之理

可常行而無弊是乃所謂道也先王用之以為治百姓用之以為生順之則理悖之則亂亘萬古猶一日者良以此也張文道字用之幼肄儒業長習吏事謙謹可嘉求予廣其名字之義予亦樂為之言也且夫飾浮艷以為文淪空寂以為道者無用於世也而世之為吏者又往往昧夫大體刻深其文悖戾於道者多矣予將以有用之才期之故以道之顯者為告佐理於官率是用之可也

宋生彥中字說

宋彥中名德瓚言者亦既詳矣而復求余申其義盖器之貴在乎瓚瓚之用在乎中今也瓚必曰德因物而求其道物豈徒美哉中必曰彥以道而責諸人道豈虛行哉且瓚以圭為柄黃金為勺外青金而朱其中體具衆珍詩人獨表以玉瓚疑若偏也然良玉温潤而栗然有不偏之德不偏固為中中之本及夫黃流一注美在其中芬芳條暢以薦誠敬格神明適有合乎人心之中焉何

者當祀之際心舍虛靈肅然警欽持守於内而無敢放逸於外念慮澄瑩私欲屏除不偏之體於斯而存矣易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程子傳曰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中者心之象是宗廟執瓚即黄流之在中而吾心之在中又有以攝服天下之心使皆歸於中則瓚之為功其弗盛矣乎學者存心常如執瓚灌地之時言行動靜將不失於過與不及庶無負名字之義哉

高忠名字說

保定學者高忠字彥實來謁予請為名字之說竊惟聖人四教賢者三省一貫之道九思之目與夫中庸違道不遠大學君子大道孟子論天爵易文言論進德其要悉在乎忠他如主忠信言忠信之云不一而止盖天之所賦人之所守師之為教士之為學皆重於忠也先儒曰盡已謂之忠夫存乎中者一念或不實非盡已也發乎外者一事或不實非盡已也是知忠者實而已矣君子立心脩行凡動靜語默一皆出於真誠而不雜於私

偽乃為得忠實之道茍離於此則入於虚誕於是言涉乎妄事涉乎譎欲蕩而理滅所謂不誠無物者也彦實篤厚而不浮其質類乎忠實矣日用之間事長敬賢接人應務以至坐作食息必思所以盡乎已而唯忠實之踐尚當始終不渝表裏一致有以美其身心豈徒美其名字而已哉

秋田說

閏逺董翁號曰秋田諸名流歌詠滿軸皆知田之有秋

矣亦知田之所以有秋乎夫所謂秋田者據其成而言也耕於春耨於夏種之美而生息不已苗之茂而稂莠不雜故至於秋而熟焉其在人也亦然德之有成若田之有秋也天理明而生息蕃則其耕也深矣人欲消而稂莠去則其耨也勤矣由是方寸之田其秋穰穰愈穫而有餘子孫尚亦有利哉董翁之田其殆託以諭德邪

耕養齋說

耕以養生庶人之職君子入官有禄為養足以代其耕

也王君尚賢年七十餘名其齋曰耕養以君平生學古窮經宜有代耕之禄乃緼其才美不求知于時自壯至老嚚嚚畎畒間得無意哉葢君素志用耕為養將示其子孫務本抑末以享美利如書所謂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古人有起自犂鋤致顯爵者安知不在其後也哉反之於身亦若是焉以方寸為可耕之田其種德也如藝嘉穀其去惡也如拔稂莠計其所穫不特自養而已又貽養於嗣人而无窮也若漢志所謂耕且養三年通一

經則為年富未仕者言余故不敢為期頎者勉焉

陶學士集卷十八

陶學士集卷十九

明 陶安 撰

墓銘

故完顔判官墓誌銘

君諱權字時中榮禄大夫徽政院使柱國魏國莊敏公諱正叔之子榮禄大夫大司農柱國陳國公諱德仁之孫曾祖居敬資善大夫陳留郡公其先出自金源居汝州梁縣莊敏公官于南愛當塗溪山築室退休以壽考

終子孫因家當塗咸廟時君以勲冑入侍禁中仁宗在
東宮選授司經除承務郎遷承直郎江浙省照磨陞奉
訓大夫歷贑州路信州路判官至治辛酉冬十月辛亥
卒于錢塘之寓年四十有七殯當塗凌家山後二十有
五年其配某氏卒始得吉兆于殯南乃徙君柩合葬焉
子男五人長某以廕累官從仕郎早世令從葬兆次次
世榮歷浙東西福建憲史次某河南貢士次某行省宣
使次某女三人皆歸名族孫男九人女七人曽孫男女

各一人世榮護其母喪歸自錢塘窆以至正丙戌冬十月丙午求銘掩諸幽銘曰英英魏公顯有烈庸嗣子象賢克揚清風承光天寵宣譽春宫累命錫爵政流渢渢壽不我崇禄不我豐有韞于躬弗耀于功嗟哉厯年淺檟是忡卜吉奉襄同穴而封岡陵峙隆溪流自東有永斯藏銘昭不窮

周廷瑞墓誌銘

君諱天祥字廷瑞宣城人也性敏善記誦睦宗族得其

歡心年二十餘目病喪明乃冥心屛慮瞑坐終日踰數歲夜夢大龜舐目覺神氣清灑詰旦彷彿能視物久漸明甚無異平昔遂覽醫書通暢其理慨然有濟物之志病者無親疎貧富治療必勤雖冒暑寒風雨無倦色未嘗伐能覬報其意豁達每以贏餘周給困窶寄興山水間悠然自適至元丙子十月十三日疾終于寢距所生庚辰歲五十有七年娶朱氏先君二年卒子三長復次升次某女二適楊某湯某其葬附城西宋村之先塋升

來太平奉潘轂狀請銘曩余聞談周君目明事往往飾以神恠謂其能感玄武之靈予追卜其夢曰黿離象也離為目為明明之兆且目為肝竅心多思紛擾則火盛炎肝木受焚腎水失升目病滋劇能養之以靜積久而神全宜有復明之理人茍好處恬澹不以外物嬰情將無適而不自得余於周君驗之矣銘曰古道寥邈聾利紛華孰晏其心晦德于家惟周子賢時之傑然志操彌堅不為物遷我視既明彼痾則痊所全者天于以永

年宣邑之西有隆其墓不亡者存與石同固

行狀

故文林郎江北淮東道廉訪司知事費君行狀

君姓費氏諱誂字太初其先涿州定興人避兵遷清州後徙濟南遂貫棣州曾祖諱某承直郎彰德路總管府判官祖諱某承務郎龍興路同知寧州事考諱某承事郎台州路同知黄巖州事贈文林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寧州南仕因家金陵君生朞而失母育于祖母楊恭

人事繼母孝右丞韓公叔亨掾南臺時稱其文學于臺察遂舉浙東憲史調福建廉訪使巴咱爾怙勢不法衆畏縮從令唯唯君每抗論可否辭氣不屈或者危之君曰棄理必敗何足畏也已而果敗僉事廵部選君輔行至漳州聞有闕姓官領兵戍漳沒于王事妻王氏求尸弗獲哀慟間有持刃者逼以非禮王曰汝能助我得夫骸吾當託身因得尸於林莽王積薪焚之遂赴火死君歎曰忠臣烈女旌以厲俗風憲職也白僉事覆實上聞朝命立廟賜額雙節

泉州萬户孫姓賄覺南臺遣使追金佩符憲司俾君偕往使覘偵於孫不獲欲辱其妻子君厲聲曰使來拘符耳何乃非法惴人妻子邪使慙而止考滿廉訪使多爾濟巴勢公幕長何公彥敬率僚屬祖餞溪滸閩人聚觀謂見憲史多矣未有如費君之賢也舟次水口有拜于氵少者乃孫萬户遣以金贐拒不納道建陽縣張灘水勢湍激舟顛撼亂石間幾溺挽者力莫措君仰天祝曰詵果虧行獲戾當覆舟縣官鬨而相謂曰我久德費君義當趨救亟率衆至舟已

安次蘭溪祖母訃至舍册變服陸抵金陵殯未幾都事
卒居喪盡禮先是自祖考以下諸柩尚淺土至是得地
於江寧縣鳳臺鄉王家山以元統甲戌季春奉祖考寧
州府君伯考寧國縣尹考都事府君叔考西安縣尹與
諸妣合葬焉除紹興路照磨郡守聽納其謀會朝使大
斷先期讞獄悉無寃疑使至囚伏辜不勞而决使甚禮
之同知諸暨州羅壘黨權臣貸資久不償屢挫資主君
召讓之猶不償資主庭訴監府貪墨援羅壘抑不為直

君正色言强暴當鋤遂立正其罪覈災田于諸暨父老曰是正州貳罪者必能持公道羣跪馬首言前守單侯功德在民沒有餘思今已立祠獨治行未文于石敢請君曰詵遣侯孫堦恐疑涉私父老曰此不可以嫌㢤廢勒石示公何謂私也辭不獲為立石處士韓明善記之郡吏需次者富勢輙先補貧或垂老未禄抜久滯者十數輩蕭山縣民吴姓甓客誣吴逆言與大獄行省檄浙東帥鎖南班公理於紹興君與謀一鞫而詐露帥喜辟

為浙東帥府掾受從仕郎池州路知事未赴值帥任南臺侍御史舉為臺掾見知於大夫脫歡公時治書張公孟功本費親戚君不言後張侍親歸餞以戚禮張始知駭曰君重厚人也除承事郎浙東憲司知事得推恩父母考贈都事妣東平范氏贈宜人繼母益都葛氏封宜人調文林郎淮東憲司知事廉訪使定定公優貌之多所畫諾貧無馬鎮南王以廐馬一遣司馬銜命以賜辭不受既而遘疾廉使日一至親視醫藥至正八年八月

十四日卒廉使哀臨率官屬賻奠鎮南王悼之遣使致祭諸孫以是年九月扶柩還金陵以是月某日葬王家山先塋東距君所生年元貞丙申季冬僅五十有三歲娶曹南單氏溧水州儒學教授諱禧之女封宜人子男七長惟德蔭補常州甘露務使次惟賢浙西憲使次惟信嘉興路常平倉官先卒次惟政廣西帥府奏差次惟仁次惟義廣東帥府奏差次惟和女三長淑彔適金溪縣主簿劉仲璋次淑儀淑慧在室孫男三鑰鉞鏞女一

定曩乙酉春僕客京師識君於邸舍言論風節肅人聽觀近而親焉則温乎其煦物也及見臺諫諸賢評論時才謂其操守清嚴儒雅適用嘗自號容齋積經教子皆彬彬成立仕雖有年帑無贏資旋終於官僕在姑孰聞而傷懷及來金陵而君之墓掩矣惟德等衰絰踵門泣拜曰子知先君㝵有以昭之又託余鄉友李光德來懇君既遇我厚且與其諸子善義不得辭於是有狀

代朱城述母行狀

先妣宜人諱妙清姓梁氏世家歷陽今為當塗望族元統元年先考為延平路經歷先妣挈家以從至元三年先考陞福建都轉運司經歷四年卒於官先妣護喪以歸自閩抵江東湍磯之險激山嶺之崎嶇越數千里炎暑濕蒸以哀悼致疾還家勢寢危篤遂至大故惟是不肖孤城罪逆既深薦罹凶毒蒼黄呼號顯揚無道尚敢以不孝之辭追擬先德按國制宜人秩七品先考官延平時封爵於父母先妣同受命焉

先妣天性溫厚幼在室時事親脩孝道奉饋省侍勞而益虔女德既周宜配君子惟我朱氏之先代以科第顯先考文行偉然外祖梁公見而奇之許以子妻既婚先妣謂曰朱氏世有名人宜讀書自脩庶可嗣遺光也先考善其言勤苦務學恒以不墜先業為志行臺舉廣西憲史調廣東考滿受衢州路照磨辟福建帥史所至皆有能聲先妣賛益為多及先妣之父母既沒其祖年高無恙嘉先妣孝謹不衰愛顧特異於諸孫乃命以田宅

益其資奩諸孫遵戒惟謹先妣曰婦之從夫隨其有無足以自安且多財者過之所由生使其藉婦資而富適以滋驕惰之志非勉其成立之道也辭不獲強受其半族人稱其賢自是劬躬起家敦行節儉敬以事上慈以遇下輯睦宗姻閑於禮範尤好施予飢寒困阨者惻然周給之假貸不責其償媪有來見者及去遺貫珠百繩急遣歸之存心之厚類如此先妣惟城一男訓以禮法擇師為教女二長適秦珏次適童德賢卒之日七月甲

辰也壽五十三歲距先考屬纊僅三閱月嗚呼悲痛甚矣將以是年十月丙午合葬於東龍山吳村之原先考既有誌以掩諸幽先妣善行不可湮没銜哀泣血紀述其概乞銘於立言君子云

代嚴潛述父行狀

先考諱松字茂叔世為溧水儒學先祖諱曰光治周禮領宋武舉亞薦有子七人先考居長醇厚守禮法讀書嚮學年弱冠遭世變先祖被兵傷頸創劇瀕死先

考與其諸弟舁先祖往山谷間逃難每求善藥療其創先祖賴以不死兵後即藍溪舊居增搆崇室田園亦斥視先産有加敦尚儉朴勤勞不懈先祖妣丁氏先先祖卒先考事繼母陳如親母先祖既以壽考終家累千指先考治養有法篤意教子孫聘師家塾類多名人歲已巳大饑鄉民失業先考倡謀於諸弟合賑稻米五百石餘所儲峙半直出售全活者甚衆時賑粟得補官有司將具實以聞先考曰凶年民饑周

之宜也因是希進豈樂施之本心乎事遂已平居不妄言動性情坦夷聲色玩好之具不蓄於家澹然勢利徧所居之堂曰思永因號思永居士召諸子訓曰吾平生居兄弟間不敢虧骨肉之愛用能保其終汝等各盡恭友思其所永以篤天倫庶可植户門於久遠也藍溪西有小阜勢隆而平山水拱秀名曰觀城距家百步每杖屨遊其上龎眉白髮徜徉以娛嘗曰生於斯遊沒於斯藏不虧於身不愧於心吾願畢矣元統甲戌十一月十

一日疾終於寢年七十有二臨終戒治喪用古禮毋以金銀器物納棺中先母陳氏有賢德先卒子男三人長即潛次曰濟次曰汶女一人適史季章孫男六人鈞鏞鍔餘未名曾孫男一人健明年正月庚申葬於觀城遵治命也先考力善如是其生也既隱而不聞其沒也必求令辭紀述其行庶乎久而有傳故杖淚奉狀如右

哀辭

蘇長卿哀辭

士有負才藝而不得試者多矣雖或一試莫能盡其用卒困躓以死與不得試者同亦君子所宜悼也世之取仕者合道之宜每不多見無所挾則干徇求合其病也汙茍有挾則剛矯自用其病也固汙雖茍容於世不足言固則鮮為世所容戾道均乎爾不執其固近乎道而不大戾者猶愈於人也吾鄉蘇長卿不專於固而義不茍容以是莫能盡其用勢亦宜哉長卿名元善在幼時右丞完顏莊敏公左丞暢文肅公愛重許予業春秋攻

朱子理學以勤苦為甘文辭尚竒古貴勢知其才者爭欲羅致出門下海北辟憲史聞命遂行謂可少行吾志矣乃正色直言貪墨豪猾沮懾畏服茍有益於民將不計其禍福而為之風行列郡皆曰蘇君不可犯也指斥無所隱避因忤權貴劾歸當塗長卿少矜名節一遭擯棄深切悔恥益務脩勵自號曰靜學然猶俟用於世以不善干徇竟無與直其事者疾卒於家嗚呼才藝若是而於道不戾且脩勵有加使得展攄所藴激揚於當時

以警在位其有不能者哉予哀其志之不就而早没也為辭以昭之且直其事云辭曰吁嗟乎長卿竟何為也世冒倖而榮義之虧也佞僞之是行孰堅其持也劬躬以效誠獨蹈其危也不遐其壽而不崇其名何予命之奇也嗚呼已矣世孰能明之辭以志予之悲也

蔣茂仁哀辭

至元四年夏五月甲寅蔣茂仁旅卒于武昌踰旬而柩舟至予往哭溪滸父母兄弟極其慟親戚朋友極其哀

過者歎曰觀此則蔣君為人可知君諱榮親言貌和易力學强記纉言成文故總管誠齋魯侯譜琴操授徒君精其調以能琴名鄉校聘之為師時予始習舉業常與君見君不以幼相易見輙加敬後六七年北方學者歷亭郭克脩東原劉彦琬邢臺霍德良大梁王士勉皆寓當塗君復以鄉校聘與王子直張彦聖同時為師曁予凡八人交甚善借論堂之東齋蓄經史講解辨難無廢日聽者滿座君每立說奇卓出傳註意外務壓衆論所

居題曰竹樓嘗遊京師有薦其才者於是中書移檄湖廣行省君往候銓除見禮於親王久乃歸覲居無何又挈家而南意在得禄以慰其親未受命而疾作遂至不起惜其可以聞於時者不聞也嗚呼才而不壽死而無子皆可悲也為之哀辭述其略焉終不使其可聞者不聞也辭曰雲夢之南兮荆楚之陬阻江漢兮艱以脩洞庭波兮風颼颼寃何為兮於此留天門深兮何極旋飈輪兮南遣悵行子兮安在黯芳草兮萋碧寃氣兮流通

返故居兮江之東薦芳醑兮敬黍豊感哀誠兮無遠弗從乘黄鶴兮别鸚䳘尚徘徊兮南浦望君來兮未來目渺渺兮愁予仕不遂兮年不昌閭里咨嗟兮父母永傷才行著名兮其存者長嗚呼哀哉兮云何可忘

壙志

代孫某述母壙志

先妣恭人姓吳氏諱某廬江人其父諱㣧蕪湖縣尉知先君謹厚因以女歸焉先妣性慧悟温懿慈良雖出自

富家不好侈靡言行合禮法事舅姑盡孝敬躬蠶績教
子有方先考以蔭補官先妣内政雝肅有警戒相成之
道先考同知歸州事勑封恭人品在第六先考調集慶
路府判卒于官先妣哀毀至正六年八月十三日終于
當塗正寢距先考之卒甫八閲月嗚呼痛哉先妣生於
至元闕年九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二人女
三人長適休寧主簿上元楊翮次適當塗儒家李壽孫
次適吳思佐先妣兄子也孫男三人女一人卜以閏十

月合葬某山先考之墓用志其槩以永其藏焉孫哀子

某某謹志

文

代嚴源祭父文

維至元二年歲次丙子五月丙午朔十四日己未孤哀

子源等謹百拜哀告於顯考竹西先生嚴公之靈曰嗚

呼哀哉嗚呼痛哉嗟我慈父天奪之速胡為慶門遘此

凶毒豈特諸孤之無怙且失鄉邦之名宿哀籲天而罔

閫念百身而奚贖追昔平生質粹如玉德性謹厚儀表

莊肅詩禮承訓道腴澆沃儉以起家和以睦族脩身勵

操令聞揚馥往在幼年世罹兵衂我祖屯蹇幾殞鋒鏃

竊負衛捍孝心純篤時既平康藍溪卜築幹蠱服勞棟

宇崇矗蚤作夕休勤渠自勗産日殷阜業日充足祖用

壽考介兹百福兄弟翕和閨門雝穆藹然義風敦於骨

肉子姪既蕃孫枝有續無間彼此均為撫鞠教以義方

延賔西塾凶歲薦饑賑民以穀遠近嚮慕遵其約束冠

帶儀雅衆善彌蓄寓懷經史樂披簡軸逮夫景漸逼於桑榆日優游乎林谷紹巖瀨之遺光蹈商顔之高躅終深藏而不售如至珍之韞匵彼軒冕之勢榮曾何心於奔逐興託紋楸手釀醽醁觀東皐之稼愛西村之竹婆娑老境杖屨往復神閑氣平澹然寡欲其清風高節足以輓狂瀾而振頽俗信斯文之前脩為後生之所服方仰砥柱遽摧梁木一疾弗瘳彼蒼何酷使夫聞訃音者莫不心傷而頞蹙況父子之至親痛罔極而誰告嗚呼

哀哉悲風起兮愁雲飛神之游兮何所依嗟人命兮露易晞身雖没兮名則輝壽七旬兮古所稀令德著兮難湮微銘旌揭兮垂素幃心慘裂兮增歔欷嗟永訣兮不忍違靈輀去兮何時歸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尚享

代滿讓祭父文

維至正六年歲次丙戌四月己酉朔二十九日丁丑孤子滿讓曁闔家孝眷等謹以特牲時羞之奠銜哀祭告于先考朝列大夫曹州尹騎都尉河東郡伯滿公之靈

曰嗚呼天厚善人既錫多福乃不慭遺又何慘酷遽然永别俾我荼毒雖九十之脩齡然人子之心猶以為未足嗚呼已矣何嗟及矣音容漸遠憂傷曷已載惟義方為教淑後有素家由是興貲由是裕敦朴簡直昭有令譽朝廷推恩封命薦降錫爵嘉祥陞秩河東詔旨優老襲衣示崇榮耀有加曠典幸逢方兹暮境得遂禄養千里南居姑孰溪上年髙德卲衆心慕嚮鬚鬢雖皤顔色如壯納江山於軒楅招煙霏於几杖具以甘滋酌以佳

釀庶心暢而身安冀百年而無恙夫何遘疾曽不踰時子孫羣侍是醫是祈功効杳然終莫能為禳也在官王事驅馳驚聞哀訃倍道而歸不及一見涕泗漣洏嗚呼益可痛矣將以仲夏上旬柩舟北還離此寓館卜葬家山父子至親死生異路未酬罔極之恩徒抱終天之恨跽而陳辭荒迷不次靈其昭格鑒此孝誠嗚呼哀哉尚享

惜逝文 并序

溧城南餘十里有藍溪當溪流縈折西趨而崇構連甍者儒家嚴氏之居也曩以禮致余處賓師之位識其先輩兄弟五人為忘年交皆淳龎雅肅有古君子風歲時宴聚衣冠偉博鬚鬢皓蒼子孫環侍舉觴稱壽言笑藹然閭黨視為盛事既而茂叔君卒踰二載芳叔君卒余歸當塗後數年國用君壽二君又卒嗚呼歲月幾何逝者如斯能無惕然疚懷邪君壽之卒也其冢嗣子長遣從子鈇以書来訃且曰先人與子相知素深願徼一言

用揚幽光幸勿辭予嘗聞君壽之考業周禮領武舉薦
是生君兄弟七人余識其五爾當宋季兵傷父頸創劇
迫死君尚幼從諸兄侍粥藥卒致痊寧蓋其孝友出自
天性母早世事繼母以禮居藍溪地當舟車之聚遠近
至者慕其尚義請謁交于門樽俎接待周盡禮意已巳
大饑賑穀數百石仍發餘積損直出售民賴不餒者衆
例得補官君曰周急義也寧為儌寵耶闢室向明蒔花
蓄書頗以直齋子孫蕃盛教有禮法往往明經能文詞

年漸高晏居息慮澹與世忘壽至七十有七以至正乙酉十月辛未屬纊于寢十一月丁未葬思鶴鄉之郭塘惟子厚德美行雖弗及顯榮當世然肥遯充裕既富且康福澤遺其嗣人古稱仁者必有後將天以顯榮俟其子孫哉既序其事而文之曰海飈兮揚濤何旭旦兮天高沐文教兮息武韜蔭蒼橋兮嬉娭以遨筌清漣兮畬火久隱淪兮江之左君之田兮有秋撫疲羸兮德我碧墅兮雲椽瓊芳兮春鮮天之衢兮手可援期不至兮告

之以不前歔欷兮伐鼓飛觴兮屢舞遽死別兮殊塗耿予懷兮淒楚念直道兮匪阿德音昭兮弗磨寒風𡢃𡢃兮溪水波月色皎夜兮傷如之何

陶學士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陶學士集卷二十

明 陶安 撰

雜文

太平路總管胡侯遺愛碣

今朝廷嚴守令之選守繫千里休戚令所仰式其任愈重甚哉守之良未易得也循吏莫盛於西漢然卓卓可稱道者僅數人東京已為不及況時世屢降政俗益獘豈弟之風不振禮義之教不行或至嚴行刻法威服郡

縣豈所謂民之父母乎唯總管胡侯出守太平其治以惠愛為本屬縣有三依江接壤民性晏質侯撫字不煩其令無叫囂隳突之譁老幼恬熙農田高者連山阜之燥瘠下者割江湖之沮洳俾崇防浚豬歲比有秋闗繁昌沙田一千二百餘畝天門書院租衆緣為蠹宮宇摧撓絃誦響絶侯徵積逋合錢四萬緡貯官帑新建禮殿招致弟子貟丹陽采石兩書院歲無常入倡率營繕宿廢具舉以天門贏貲一萬五千緡買田給采石教養先

是官廨遷郡泮東馬死相繼𦵏𡽪學宫廨故基㨿于强
右偪復其基而廐馬馬不連死後戶德之每春首謁火
命運水入市准城郭不災甲申春夏不雨閭閻艱糴准
民流徙入境穀遂穹價遣使馳驛白行省發官米一萬
石損直出售全活者衆甘雨尋降常平素無倉儲集缺
官俸米八百三十餘石以實之養濟院燬其半割俸勸
民搆屋餘三十間兼旬告成黃池舊爲貨區税課繁重
近年井邑荒落課額頻虧官府役富室佐征官分償征

官坐罰至蕩産不給侯建議上聞歲得減錢一萬五千緡郡賦綿七千斤絲一萬斤米十四萬石躬冒寒炎勤視其輸權量合律造姑溪浮梁二華壯堅厚又造官運船連艘北上朔望戾庠序諦聽講說拔儒流為郡史者數輩郡史擢陛憲史又數輩部使者嘉其績薦之御史又薦之覆實閩中臺自侯涖職敷政寬平芟鋤苛暴德風扇揚利澤周浹強禦嚮化柔懦有立既滿代行道咨嗟羣來謁文勒石按侯名國安字仁御世家雲州由遼

陽行省照磨少府監經歷歴集慶路都漕運司上都留
守司判官遷太府監丞京畿漕運副使陞中大夫太平
路總管慈仁坦直恕怒不宿于心急於好善緩於疾惡
觀其所為殆守之良者矣宜紀遺愛用貽不忘其辭曰
秦革封建為郡邑列郡乃置二千石漢承舊制仍爵秩
往往循吏不失職誰謂此風遠莫覿偉兹胡侯揚世德
惠簡遺勲垂竹帛前後名卿並輝赫兩轓來臨江上國
江月照人光愈白公署閑門晝岑寂民恥喧訐趨淳質

春醋桑柘緑雲濕牛背童謡送斜日炊煙碧連榆柳色人家飯飽事耕織俟無掊克惜民力又無水旱戕稼穡報祈田祖牲告腯里社酒香喧鼓笛試言此樂自誰得豈不知皆侯所錫侯於庶政罔不悉求之列郡十無一我民思慕在胷臆善為邦者此宜式

秋溪侑酌文并引

金華王子楚簽補杭州軍需庫官歴平江倉使調太平稅課副使秩滿言别于時秋也酌餞姑溪文以侑之

寶婺之精穀溪之靈秀儲芝砌美紹蘭亭覩其麟角瑞世之姿龍劒干霄之氣匱璞玉而奇逢撫南金而弗貴谿神輝於智囊雋方膏於經笥蓋已有之原夫黼黻前朝圭冕東魯光流奕葉之澤翠翁靈椿之府振教鐸於鵝林擁屏車於淛土棣華噐茂藻思咸古聲摩薛鳳才參賈虎訪遥泒於濂伊聆微言於金許其來遠矣彼或文聮珠樹之奇質擢瑶林之粹冠傑譽以過情騁清談而誤世雖其同宗吾無取爾若乃拂冠塵滌床笏試仕慷

慨練志蒼几凝楮素之徽馨挺梅[illegible]於蕪没駕萬里之長雲邁千金之駿骨洮毫月露之天飛棹湖山之室於是庫盛軍需倉豐國儲雄彼耀武慰不含哺倥偬自擇從容以娛弔禾黍於錢塘感麋鹿於姑蘇寄雪鴻之遺跡懷霜鵰之遠圖仍被堂銓來操利權征商效能盡職推賢川運連檣陸輦駢肩眩廛閭之列肆見地上之流錢窻雨牙籌江飈驛船侈賈貨之繁甚湛予襟之灑然佩芳楚莛唾棨淮蠙詁三生於石上戲萬象於樽前舜

鸞鶴乎琴榻組錦繡乎詩箋覽謝山之泉聲挹采石之風煙悲淩歊之宋武訪騎鯨之謫仙爰終美考復侯新遷登豹關于尺五擊鵬水之三千於時也老雁橫雲殘蟬泣樹桂馥蒼宇葉染紅露歸舟發兮溪水寒別酒盡兮亭草暮然後綠萱動色絲服承歡徑菊免於就荒林竹報乎平安指童釣其如昨温朋盟於久寒念故山之離曠聊暇日以盤桓恐佳期之弗遠展步武於金鑾

謙山頌　玄妙主者陶姓

盛德莫過於謙天地鬼神皆與之而況於人乎山體高大屈於地中有卑抑之意卦以謙言主乎山也道家者流觀易之象號曰謙山蓋惡滿戒盈方外亦然充積盛德振其玄教豈矜伐者能之虛心以求道降巳以受益能如地中之山斯不失其為謙矣頌曰

山之高兮崢嶸地雖卑兮上行至高抑於至卑皇羲視卦以謙名老氏之徒異教同情觀艮體篤實而居下其道以之而光明昔者膝行崆峒受道廣成長跪進履黃石傳兵皆道家

之所尚以能謙而為尊雖有不居雖充弗盈處以退讓守以孚誠沖焉不矜澹焉無營猶山之靜重而無所變更以清淨為宗以窈冥為精存身乎福庭游神乎太清去驕息爭心寧氣平庶幾可以長生

答天門山長馬玉相啓

伏以天門廣開見茲天馬雲箋遥寄得之雲鴻拜命未遑撫躬深感自幸哿鐳之耳久聞金玉之相價重浙鄉薦崇科牓二十八宿名齊氏土於蒼龍三百五篇義冠

文林之繡虎荆山獻璞方期識者之逢滄海遺珠遽起主司之歎九重天遠五色日迷誰能掩寳劒之精遂得脫囊錐之頴雲霄展翼雨露沾身檄出紫薇垣新膺儒職堂施絳紗帳欝有祖風芹藻謳其騰芳江山喜而動色泰山北斗士望既屬於昌黎霽月光風胸次無慚於茂叔洪鐘待扣遠筏爭趨循循然善誘人著前脩之偉範斷斷兮無他技諒賤子之何能方抱屯邅特承謙聘衣浣長安之塵土行役無聊庭荒栗里之菊松歸來有

賦未得手拋于藥餌曾煩齒及於郡庠頃因賢守之下招亦以病軀而懇謝此皆誠悃非敢託辭弗窺董仲舒之園不如學也忽見蘧伯玉之使坐而問焉筆以黄白之詞篚厥玄纁之幣禮雖過厚受則良難兼金既卻於齊全璧復歸於趙堂成白㢈欣聞教雨之施宅近青山猥戀耕雲之樂事慚有負罪恕不恭

袁氏義學請師書

某端肅再拜存存先生執事竊聞之所貴乎大賢君子

者慨然以善世明教為已任不以道之顯晦時之取舍
或貳其心篤信固守而不惑用能師表一時是果何繇
哉以其求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明聖人之道於千載
之下口誦而躬行之充於已者既盛則及於物者應之
而不窮矣是以慕學之士仰其聲實願為依皈被其涵
濡薫陶之化冀可入聖人之户庭堂奥盖賢者恒樂於
育才學者恒願於得師其勢相求而難乎相遇幸有遇
焉則教澤流而德業成後之人考論師友源淵之自以

為美談不其偉哉今執事宏才碩望著于江左父子兄弟簪紳蟬聯言論風旨遠邇矜式當斯文寥寂之後安於不遇獨能振人才於不振是豈以顯晦取舍貳乎其心哉所謂求聖人之心明聖人之道者其在執事之門矣比者賤弟兄建義塾於橫望山下闢屋數楹招徠學子子孫輩因得廣其見聞然而研經聲道儀範雅肅使人北面而心服者舍執事復誰望歟況橫望執事過化之地也去之愈久而思之愈深執事其忍棄之耶吾子

孫不肖無能仰承嚴誨或者登笈響應異才輩出不惟賢者所學傳且不朽而賤兄弟亦與有榮焉使執事無善世明教之心則已苟有是心則區區之言固當聽而不拒也謹遣舍姪晉奉書幣於左右新春天氣漸和拱俟文從一出以臻溪山之光幸毋我辭焉某再拜

采石書院聘訓導書

某頓首再拜叔良訓導執事盖聞書院之制昉自石鼓嶽麓白鹿淮海皆鴻儒碩德講道明教之地去華而就

實敦本而抑末不求世之聞知故其為學極天人之奥造性命之原爵禄不能累其心勢利不能易其操世所謂四大書院者是也厥後書院遍天下日増月益星羅而鱗次多尚虚名而實學則荒矣采石地據長江之上山川之澄秀民物之富繁宜有善教以厚習俗使收放心不至懈怠此書院之所由立也昔人有言曰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傳道授業而解惑也又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執事派出四明學傳十世章句訓詁之明義理

文詞之懿為師蓋有餘裕況兹境也靈淑之氣鍾美於人安知不有忠信之質亦在教以成之爾審如是則髫髫四書院之盛求其實而不求其名先王遺澤遂將溢於民之耳目諒亦執事之所樂為也惟幸惠然来思毋為辭遜當率諸生祇迓道左先此奉聞伏冀照察不具

倫

與蔣伯威書

每憶姑溪酌别轉首扁舟與江流俱逺矣不意太夫人

奄逝時方擾攘道阻無聞竟失匍匐往弔之義罪也仲
秋在武林遇四明之士輒詢近候東渡浙江與柯儼思
樓季幽同舟又知為義整師竊深欣喜賤迹九月初來
高節書院空山老屋蕪穢凄涼新穀既没客計茫然姑
寄僧舍聊取吾易明消息窮神變自有吾樂耳似聞兄
在集慶時交結數輩寄以心腹憧憧往來銜杯握手較
智略騁謀説或酒酣氣張鼓舞號謼一下喜一下怒奇怪迭
出區區昔者未見兄有此失吾疑傳之者過也或自别

後所與游者不拘禮法以談俠相高以功名自許故不暇計利害此皆血氣使然似若涵養未至思慮未詳非所以隆盛德也想居制以來默省向時必有悟而自悔者則日新之益奚可計哉餘姚判官傅仲常在兄為丁亥同牓在僕為戊子同貢居官一載民懷其德赴義海上沒于王事聞者嗟傷有司聞其事於帥閫例得對品承襲仲常無子其弟志尹蓋可勝此任者凡宜發揚于當道仍與沙君彥博共成其美不特慰傅君之忠魂亦

可見死生之交情也兄平日以骨鯁聞于人亦必喜人之骨鯁故云耳

答楊彥常書

曩在京師接談笑於觴豆間酒酣倜儻意氣飛動信其為詞場之人傑也庚辰卬卷常瞻承於衆中卒卒數語情不能竟别來幾載老將冉冉慨想金石之音鸞鵠之姿則固隆隆耳根隱隱夢中也伏惟掌教慈湖攝席杜洲崇正道而闢異言動蕩海隅使考亭理性之學漸被

含生何其盛哉區區承之髙節僻在深山窮谷非人所居孑然孤蹤借榻江館日課童子訓詁聊以自適雖相去寓次不逺竟不能相與周旋踟蹰悵望徒切于懷耳近袁生廷器來得所惠書其言詳悉誦玩再四究見顔色於辭意之表慰契濶矣夫以偉才達識使居金馬承明可以補益時用而猶棲遲冷職天固以此養賢使之端凝其德性韜斂其英風豐乎内不暴乎外積之深厚則其發也光大無窮必將兆於斯也便中有可示教幸

母吝

高節書院紀畧

高節書院奉子陵嚴先生之祀在餘姚州東南十五里重山環合巒飛嶂躍邃林豐草蒼翠炫目書院乘山腰隨地勢前低後崇棟宇雖不高大葺理嚴潔門屋四楹中建大成殿兩翼短廡殿後子陵祠褱衣冠像祠東西室列秩鄉賢祠下左右為四齋講堂四楹居祠後漢書逸民傳稱先生會稽餘姚人耕於富春釣於嚴瀨年八

十終於家其墓在書院右盖書院因墓而立以祀先生也登墓道上東望山凹處如吻仰張天晴日朗凹外隱隱見海地近鹽場隣書院居者多亭竈户其習彊暴自余至稍有數家相謂曰陶山長善人君子也時來謁見亦頗慕化余以職在長教奉祠欲即書院齋居訓徒士類咸曰前此教官無居是者嘗有山長執僻違衆論遂寓此一夕遇盗所受省檄行篋諸物蕩掠一空僅以身免覆轍可鑒又况山谷荒寂動人悽愴也哉時老儒趙

君璋與圓智寺長老秉鐵舟善勸掃一室留余居焉法
性寺住持恱白雲頴慧能文每訪余聽談易達旦忘寐
留戀不能去間有習陸學者出辭邪恠妄議先儒余必
據理辨折或正色斥去旋有自悔其非者未幾浙東西
學子接踵至門願執經受業僧室隘不能容遷姚江北
官舍幽敞可棲徒黨日集每旦望向晨肩輿赴書院率
士子拜謁具膳而退春秋上丁前期詣祠下及行事薦
牲勺醴獻奠清肅頒胙有儀享士醉飽衆謂豐腆于昔

余每往書院則出郭循田間小路行十里許石梁跨溪水溪隄有絲風亭遺址後人以先生嘗釣故名絲風爾溪隄有石砌路濶三尺緣山趾而修曲過三里當路有石基方可八丈莓蘚斑斑昔人建亭摘雲山蒼蒼之歌名蒼雲亭亭廢久矣又二里石路盡遂登山由土徑崎嶇盤折抵書院陰雨徑轍泥淖或阻潦水行者告病時新用直學潘國賓以錢五百緡脩贄禮余拒不受乃託士夫邀余宴其家又不往潘生年少好學與其二弟皆

來從游因以土徑弗便諷其梵道湽生慨然出錢買石
除壤於徑而甃之下接石路上徹院門環舍茂樹尤多
楊梅學産歲利供朔望丁祀教官得禄强半余始視事
當癸巳九月二日所與交者前守郭彦達省掾李元中
判官程邦民學正劉中可及士人儒仕者劉彦質鄭學
可李文衍楊季常暨其弟元度趙維翰宋無逸維翰君
璋子也又有文士鄭元秉趙養直帥史王國臣漕史高
仲實方外則四明山宮主茅石田餘所識不悉載甲午

仲冬以公委去職書籍行李寄州吏吴仲祥家臘月望後至當塗

書陰符經後

世傳廣成子隱居崆峒黄帝訪道授陰符經陰符者寂然契合之謂也首之以觀天之道者體也執天之行者用也經之綱也所謂五賊三盗天人殺機生死恩害陰陽神鬼者著其目也理雖玄而不誕舉切於身心推以經綸天下無施不可後世言治道清淨者意同乎此唐

永徽間高宗命褚遂良書百餘卷葢必知其理也知而不用猶不知也且其惑於嬖邪亂倫蔑禮召牝晨之禍胡不一警其心於斯以行清淨之治乎而徒好其書翰之美遂良宜乘其所好導以經之旨意格正其非庶或消亂於未形亦納約自牖之意也其後叩頭納笏僃瀝忠懇幾陷於死君子議其昧夫陰陽消長之漸然高宗為蔽益深卒致非常之變革唐為周毒流四海經有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克奸生於國時動必潰高宗有焉嗚

呼是可以為監矣

書彭伯誠所著字說後

余來姚江與趙養直居相近見輙談古今文章一日袖示文一簡乃余友彭伯誠之作也養直族人名學禮字克誠在池陽識彭君彭作字說貽其歸焉初至順間伯誠從父至太平年未冠已精詣性理摛辭美贍與余同舍余長一歲伯誠凡視之相好也其歸德興以遠罕見每秋闈相遇握手論心歡洽累日葢二十四年之交矣

去年寇掠德興鋒燹慘毒有懷良朋寤寐不置乃者秋闈君弗與貢吾方憂之而養直乃示其文展視則伯誠邇日手翰真若親其面顏喜不能已君之論禮也儀文森煥度數整嚴愽而知要者也夫天尊地卑禮有定體而天地之道至誠無息誠其禮之本歟聖人為天下至誠故動容周旋中禮天地聖人莫非禮也禮制由興莫非誠也禮之大用散具事物君子真知不迷實踐不違以其能誠爾人或無誠則心亡其敬而禮無以立事乖

其序而禮無以行必忠信為主由中及外不雜虛妄約其身於規矩準繩使出入有門立乎正位鉅細弗遺經權有當斯無適而非禮則學禮貴乎能誠審矣余雖不識克誠其見與於彭君余獨不嘉之哉觀彭君之文若游天府而玉辟球貝刀竷弓矢凡古今寶器圖訓極天下瑰異之物靡不在目故樂書其後聊以志余之喜也

書李育之行卷後

至元己卯秋真定李育之來為姑孰郡曹奉二親至自

錢塘年皆七十餘戴白壽康僕嘗為堂下之拜育之禄雖微能以色養出入公庭剛介嚴正人所憚服辛巳秋調宛陵江東憲官嘉其孝廉擢陞憲史于湖北自是不相見者累年聞其繼遭大故駭然動情今年夏秋之交遇于金陵則跣經毀瘠若不勝憂者謂曰父母之喪不當出令吾不得已也曩先人沒悉力營資歸葬藁城而母老居灤上不獲遂廬墓之願因南旋而省養既又不幸失恃號籲無可與謀權厝淺土將圖同封先塋則空

之不能致遠朋友通財往以急告吾所以為斯行也余聽其言不惟駭然而動情遂將慘然而痛心矣使育之曩時在職翕翕以取容孳孳以黷貨如庸吏之習則今送終大事可頤指而集唯其執理蹈善廉介弗汙不貽父母羞辱則所以為親之榮者多矣雖旅櫬數千里外寧勞勩間關而無所恐悔也昔海虞令何子平以不得葬親而不聽葺屋育之貧若殆與之同若夫輕財重義如郭元振范堯夫者豈可謂空一世而無其人乎余既

痛有之重惟荼毒而又傷余不能有以周之聊於其行將以觀斯世有輕財重義能繼古人者果為誰也

書趙道昭擬挽自序後

至順初趙君道昭來自中山姑孰士夫延置泮北詠歸亭劇談星緯余年未冠與下坐見其貌偉美髯動止周旋合儒家矩度與世之挾小數游食江湖者不類别十六七載今年春便道過余纔四十七歲鬢髮皓白神采劬瘁與昔絶殊余幾不辨其為道昭也暮秋見寄自述

挽序嗟夫道昭可謂達識也已生死之道猶晝之必夜雖遲速異期終歸於盡窮古歷今未有超然永存者也道昭善推禍福脩短而於世人灼然先見况切乎已者哉彼庸昧小夫貪生惡死不能受命固無足道而名為士君子者垂老猶兾富貴咨詢術者縷縷不能休聞及災咎則咈然而怒邑欝弗能堪以至終不悟而死也道昭乃獨安常以待知死為必有可謂達識也已雖然死生禀於初皆天也言乎已定者其分莫能移言乎未定

者則在人之理可以回天之數鬼神予奪恒因善慝臨時寄其微權昔相者謂裴度餓文入口卒登宰輔之貴竇禹鈞當無子而大晚見五桂之榮惟德動天在乎人而已矣若夫長沙賦服彭澤擬挽未可遽以自期也余亦知命者也書此以慰道昭之心庶以解其憂思哉

陶學士集卷二十